


九靈山房集 附補編

一





九靈山房集

附補編

(一)

戴良撰

# 重刻九靈山房集序

是集爲吾郡戴叔能先生撰。先生生值元季。時真人起濠泗間。天下英俊魁奇之士。雲從響應。思自奮於功名者。殆難更僕數。獨先生抗首陽之高節。義不餐周粟。而又鄙張士誠之不足與謀也。遂乃竄伏海嶠。彷徨山澤。隱姓名以自晦。洪武十五年。徵入京。欲官之。以老疾辭。嗚呼。以明祖之威。而有所不能屈。可不謂忠義之士歟。余雅慕先生之爲人。適從乾坤正氣集中。鈔出九靈山房集十九卷。乃精校授梓。以廣厥傳。謹按本朝四庫書目。載先生集三十卷。補編二卷。又遺稿五卷。茲列卷數與書目不符。而遺稿五卷。搜訪弗獲。俟海內藏書家出。以見惠。當續錄焉。先生文得力於柳貫、黃潛、吳萊者爲多。具有古法。尤長於詩。當其感黍離、麥秀而行歌。弔賸水、殘山而得句。蒼蒼涼涼。聲情激越。每多變徵之音。非素懷忠義。發於至性。至情之所不容。遏者。而能臻此詣乎。後之讀是集者。可以勃然興矣。同治九年二月。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 戴九靈傳

公諱良。字叔能。浦江人。少通經史。百家醫卜。老之學。明祖初定金華。命與胡翰等十二人。會食省中。日二人更番講經史。陳治道。旋用公爲學正。與宋濂、葉儀輩訓諸生。太祖旣旋師。公忽棄官逸去。元順帝用薦者言。授公江北儒學提舉。公見時事不可爲。避地吳中。依張士誠。久之。見士誠將敗。挈家泛海。抵登萊。欲投擴廓軍。道梗不得達。居昌樂數年。洪武六年始南還。變姓名。隱四明山。明祖物色得之。十五年召至京師。試以文。命居會同館。日給膳。欲官之。以老疾固辭。忤旨。明年四月暴卒。蓋自裁也。年六十有七。公世居九靈山下。自號九靈山人。按公生當元季。得柳文肅、黃文獻、吳貞文三先生之傳。推求性命之旨。而清明剛大之氣。發爲文章。縱崎嶇阨塞。卒不稍挫其忠。成仁取義。公之謂也。道光二十八年八月。涇縣潘錫恩、芸閣氏撰於袁江節署之求是齋。

# 牧庵集目錄

## 卷一

祝冊三首

詔制二十八首

## 卷二

詔制二十六首

## 卷三

序十四首

## 卷四

序十一首

## 卷五

記四首

## 卷六

記八首

卷七

記五首

卷八

記七首

卷九

記十首

卷十

廟碑四首

卷十一

廟碑三首

卷十二

廟碑四首

卷十三

神道碑三首

卷十四

神道碑三首

卷十五

神道碑二首

卷十六

神道碑四首

卷十七

神道碑五首

卷十八

神道碑四首

卷十九

神道碑三首

卷二十

神道碑四首

卷二十一

神道碑四首

卷二十二

神道碑三首

卷二十三

神道碑四首

卷二十四

神道碑五首

卷二十五

墳道碑三首

神道碣四首

卷二十六

先德碑一首

先德碣一首

墓碣四首

卷二十七

阡表四首



阡碣一首

卷二十八

墓誌銘六首

卷二十九

墓誌銘七首

卷三十

傳一首

行狀一首

卷三十一

經義一首

名字說三首

題跋六首

銘六首

贊二首

卷三十二

賦一首

五言古詩三十八首

卷三十三

七言古詩十九首

卷三十四

五言律詩四首

五言排律詩一首

七言律詩三十五首

七言絕句四十八首

卷三十五

詩餘二十八首

卷三十六

詩餘十九首

附錄

年譜

愛菊說

唐氏四子字說

太素說

卷十一 鄞游畫

高士傳

唐二子傳

抱一翁傳

卷十二

一經齋記

四景樓記

蓬萊山房記

百猿圖記

春風堂記

二靈山房記

卷十三

唐林字說

樸太素字說

瑄蘊中字說

周貞傳

許承傳

覺智圓明述禪師傳

春暉樓記

安節堂記

愛日堂記

九曲山房外記

戴氏祠堂記

鶴年吟藁序

四明袁氏譜圖序

遜齋小藁序

禮學幼範序

深衣圖考序

東山賞梅詩序

書畫舫讌集詩序

脾胃後論序

孫氏瑞萱堂詩序

求我齋文集序

錢氏三樓詩序

夏孝子詩序

贈醫士周原啓序

送秋崖講師住資教詩序

重刊禪林僧寶傳序

卷十四

余爾公手帖後題

跋錢舜舉所臨閣立本西域圖

跋孫伯敬所藏十八學士圖

題貢尙書二詩

題貢尙書手帖

題楊慈湖所書陸象山語

題庸道劉公浮海百韻

跋孫睿所藏絳帖

跋修禊帖

跋黃庭經

跋東朔書贊

跋趙文敏所臨蘭亭序

題馬元德伯仲詩後

倪仲樞索予書所作詩文題其後

題米元暉煙雨圖

題文與可盤谷圖

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題棲道人書華嚴經贊

題竹窗詩卷

### 卷十五

王先生墓誌銘

元中順大夫祕書監丞陳君墓誌銘

真逸處士夏君墓誌銘

元故沖元處士羅君墓誌銘

元贈亞中大夫台州路總管追封延陵郡侯吳君墓誌銘

元故處士唐君墓誌銘

鄞沈明大墓誌銘

元贈江浙行樞密院都事劉君墓誌銘

元逸處士夏君墓誌銘

故翰林待制致仕汪君墓誌銘

明故太素處士趙君墓誌銘

亡女張孺人戴氏墓碣銘

祭揭祕監文

祭汪遜齋文

祭外舅趙處士文

祭趙立道文

祭先姊趙安人文

### 卷十六

夏正辨

蒼雲圖贊

黃元輔小像贊

郁文海像贊

惟微齋銘

泉聲齋銘并序

存省齋箴

李氏子字說

卷十七越游叢

石孝子傳

汪節婦傳

滄州翁傳

卷十八越游叢

全有堂記

谷口莊記

萍居解

生意垣贊并序

王竹梅像贊

源道淵像贊

仁齋銘

清瀧硯銘并序

樽菴箴并序

張婦傳

竹梅翁傳

袁廷玉傳

怡顏堂記

安貞堂記

重建東臯福昌寺記

思愛菴記

大慈寺上蒙堂記

歸菴記

檀特巖精舍記

四華世界記

卷十九越游叢

皇元風雅序

餘姚海隄集序

密菴文集序

大梅常禪師語錄序

跋定武帖

跋康里公臨懷素論草書帖

龍山古蹟記後題

跋藪上人書蓮經後

跋袁學士詩後

跋東坡手帖後

題倪樂工瓊花燈詩卷

蔡節婦夏氏墓誌銘并序

項止堂墓誌銘

唐節婦姜氏墓誌銘

汪彥貞墓表

趙君夫人戴氏墓誌銘

祭亡妻趙氏夫人文

卷二十

平饒信詩并序

邁里古思公平寇詩并序

贈趙謙齋

春暉堂詩

吳集賢新堂詩并序

詠懷三首

和沈休文雙溪八詠

寄宋景濂三首

築新居

還舊居

居田

飲酒

送屠彥德七首

憶胡仲申

歲暮遲宋景濂

寄許存仁

楊本初見訪別後卻寄

答李寧之

鄭僉憲授官南歸

卷二十一

山中度歲

丁酉除夕效陶體

正月五日遊石門懷所遲客

飲酒古墓下作

哭趙隱君

題蘭溪東峯亭

有感

送河南生

東明山賞紅葉

陪鍾伯紀遊溪南山



節婦操爲賈妻作

病中承宋編修見過

中秋無酒

送別胡仲子二首

別宋景濂

送胡仲子之三衢

謁趙朝列墓

題赤松山清風樓

友人使還

送人赴辟

題李愷傳

卷二十二

題茂清齋

城東會飲送王天錫

題夢栢軒

病起承諸公攜餉見過

立秋日言懷

郡齋夜飲分韻得晝字

遊赤松山分韻得弟字

寄王子充

送人赴廣信軍幕

九日宴迎華觀

送人從戎

送人歸姑孰

贈賈思誠

寄友分韻得枝字

九日送別分韻得菊字

送人還鎮

送劉仲修

送劉彥英東還

詠省堂後竹

雲樵子

舟發嚴陵承以愚天錫諸公追餞

舟中有懷以愚天錫諸君子

舟次蘭陰憶寄君善敬德濬仲諸友

謁彥修先生墓分韻得風字

悲亡友朱茂清

送別王天錫

題栖碧山人卷

送胡練師還山

九日偕子充安道諸友遊城東

贈別呂用明

贈鐵冠子倪仲德

使客還自建昌

送人還蕪湖

苦齋

看松菴

同子充濬仲遊北山夜宿覺慈院

抵智者

從智者遊九龍謁劉孝標祠

往三洞

登鹿田

贈別祝彥明

雙劍篇

秦鏡臺

白紵歌

空城雀

常窗織

涼州行

短歌行

郡齋度歲二首

示全真張子愚

投王郡守二首

郡齋守歲二首

卷二十三

山有杞并序

別鶴操

歎年

周伯溫侍御席上賦

劍池送人

登堯峯

陪陳夷白左司省先隴遂遊西山諸寺

寄陳伯將學士

吳中追哭胡古愚博士

除夜客中二首

寄寧之鵬南兄弟二首

贈友

投同僉公

避地二首

趙母詩

賤生

孤女別主辭

長洲苑送人

遊湖上諸山

同楊文舉提學遊虎邱

次韻蔡經歷病中述懷

寄陳太守

對雨金達可送酒至

徐叔度遺紈扇

偶書

秋菊圖贈別

送陳同知

祭脫脫丞相祠

題陳敬初小丹邱

奉陪省院諸公小集

治圃四首

泛石湖

宿龍山

夜泊吳江長橋宿垂虹亭

送趙推官赴市舶提舉

題貞壽堂二首

雨夜泊秀州城下憶僚友作

登飛來峯

蔡郎中使還

病中承達可送小木椅

次韻宿西山

周侍御家賞梅

題李道士鶴瓢

題梅花莊

以紈扇遣人題其上

次韻夜直

登靈巖

上天池

宜興張德機避兵吳門

送讓師還中竺

始發吳門

至杭宿錢塘驛

泛西湖舟中作

遊吳山承天觀

入湖源

至古城飲馮氏家

卷二十四

贈婦

傷李氏妾二首

渡黑水洋

抵膠州

過營邱

次益都

題平章公所藏天馬圖

次韻春雪禁體

豕圖行

次韻白頭母

故人子以早年中選喜而有賦

抵富陽宿縣治作

次場口

望九靈山

婦答

泛海

望大牢山

宿高密

至昌樂

題劉凝之騎牛圖

次韻徐孟岳除夕行

湖州行送人作郡

賦廉范五袴送馬太守

題蕭隱士卷

送歸安丞

送趙司令

歲暮留別二首

渡黑水洋

至膠州

過營邱

次益都

送路理問出使太原

次韻哀逝

次韻憶張雲門

次韻遊靈巖

次韻遊湖山

黑水洋

至東膠

營邱

北海郡

除夜客中二首

自定川入海

次大牢山下

宿高密

寓昌樂

送班景道

次韻遊寶華寺

次韻寄陳大參

次韻遊上□□

次韻謁范文正公祠

渡海

登大牢山

宿高密

次昌樂

甲辰元日對雪聯句

由范莊過天平次夷白學士韻

秋思二首

山東九日二首

憶汪遜齋二首

送陳仲宣東還

卷二十五

短歌行五解

門有車馬客

巫山高

鴻雁生塞北行

戰城南

雜怨二首

三婦豔辭二首

飲馬長城窟行

雉子班

城上烏

有所思

艾如張

朱鷺

白頭吟

西門行

題羅氏五老圖樂府三解

日重光行

月重輪行

感懷十九首

遊香山

遊東湖

遊大慈山

遊天童山

遊育王山

贈別汪定海三首

題盤隱軒

贈星士

遊慈湖

遊定水

蒲菴

天香室

中秋翫月

次韻答毛彝仲提學

客中寄懷六首

賤生述懷呈在座諸公

近觀以大鶴年和韻諸詩因借韻呈二君子併述己志云三首

卷二十六

貢尚書新祠六詠

庸道提學訪子定川寓舍既而雲莊提學亦來會次日庸道別去雲莊攜酒至明波約予同餞予以病不果往雲莊有詩遂次其韻五首

九月八日閒居無事因誦淵明秋菊滿園持醪靡由之語慨歎久之忽雲莊提學攜酒見過遂歡然

共醉

芳橋宴集分韻得兩字

題蘭芳齋



東山宴集分韻得月字

遊龍山

遊清泉寺

永樂寺觀先師柳公三大篆及諸石刻泫然賦此

自定水回舟漏幾溺

書書舫宴集分韻得澹字

以大先生遺冬菊

題葉守常愛竹軒

汪明府以畫竹遺唐伯度求予題

題清暉樓

題鳳湖梧竹居

訪烏繼善不值明日以詩見寄遂次韻答之三首

甬東精舍訪安仲善書記

王止善自鳴鶴來訪賦此以別

龜毛廬

草心菴

題靜勝軒

題嚴氏蒼雲軒

題魏氏福源精舍

對春雪寄梧竹翁二首

十一月十日紀宗正夏君衡約遊東湖舟行未數里雨忽大作乘夜至湖下宿高氏慕廬頽垣敗屋而四顧蕭然君衡呼酒劇飲談至夜分霑醉就睡亦佳甚獨惜孔昭葉君旣行而復止不得與此清會次早簷溜不絕遂泛舟而回舟中作此以示同遊諸公且寄孔昭

舟次高錢遲孔昭不至詩以速之

湖上對雨有懷天淵老禪

留別白沙諸友三首

寄秋崖講師二首

承天淵天敍二禪師下顧適出不及一會而去詩以謝之

揖月樓歌

節婦謠

丹邱先生歌

遊山至葉仲容家飲散因爲醉歌

胡仲厚爲予寫陋容詩以謝之

海隄行

蓬山新樓歌

題何監丞畫山水歌

題顧氏長江圖

題出射圖

題打毬圖

畫馬圖

袁君廷玉以所藏何思敬山水圖求題爲賦長句

卷二十七

經金繩廢寺

鄮城逢故人

客中守歲

挽章處士

客中憶寄以大千里二先生二首

自述二首

歲暮感懷四首

客居三首

辛亥除夕三首

訪止公於文溪

偶書

寄沈隱君

晚至永樂寺

同淬用剛登甘露寺

星菊

題瀟湘八景

旅懷五首

題張藻仲竹木

題畫

詠雪三十二韻贈友

歲除示姪十六韻

對菊聯句

卷二十八

哭楊大章先生二首

秋興五首

憶鶴年有賦

庸道既別云自山北訪桂同德胡舜咨而還

題永樂寺水竹居

李帥家烹鶴見餉

瑞蓮

駱鄭二君子見訪賦絕句八首

題赤壁圖

題四皓圖

歲暮偶題二十二韻

哭汪遜齋二十四韻

哭揭祕監三十四韻

出遊聯句

和陶淵明歸去來兮辭

和陶淵明擬古九首

和陶淵明移居二首并序

和陶淵明連雨獨飲一首并序

題巽上人遊息軒

觀雨憶竹梅翁

卷二十九

秋日書懷

九日感傷

寄天淵老禪

有懷淬用剛賦此以寄

遲九思不至

寄紀宗正

寄宋廷臣

寄錢仲仁

和陶淵明雜詩十一首

和陶淵明飲酒二十首并序

和陶淵明四歲暮答張常侍一首

和陶淵明詠貧士七首并序

次韻答張靜虛

七夕有感

寄鶴年

梅簷爲天敘師賦

寄郁文海長老

寄駱以大

寄胡仲孚

寄方盛齋

寄方梧竹

寄胡宗器

寄羅彥直

寄揭半仲

寄胡舜咨

寄張天民

寄俞伯熊兼柬李仲彬

秦湖隱居

伏承靜虛翁以所和詠貧士詩見寄爲賦四韻

懷宋思賢

王國臣以龔翠巖先生所畫梨樹幽禽圖見贈賦此

宗道師曾許尋鄭元秉春草圖見寄詩以促之

近造嚴宗道蒼雲軒見宋庸菴壁間舊題因借韻嗣賦

承德輝漢章二高士遠顧賦此以寄

哭趙太初

承李仲彬遠顧賦此贈別

承君衡叔幹遠送賦此以別

寄孫伯敬兄弟

聞平仲有還鄉之志感念之餘爲賦四韻

寄黃炳文

寄茅元禮

寄鄭彥博

懷宋庸菴

懷滑櫻寧

懷項彥昌

葉孔昭爲尊公刊海堤集喜而有作

哭張宣仲

懷陳中復

蔣彥章來訪別後懷之

示唐生林

題高節書院

訪楊季常於陳山回途有述

詠懷古迹

哭陳夷白二首

喜謝密菴至二首

伏聞楊宋二先生及應平仲出遊且言回舟見顧喜而有述

聞耕隱庸菴諸公遊山累日用深歎羨

九思發背彌月心甚念之忽得安字喜而有賦

秦湖漁隱爲袁桂芳賦

卷三十

九靈先生畫像贊十九首

祭雲林先生文

故九靈先生戴公墓誌銘

補編卷上

寄宋景濂六首

義門詩

永樂寺

補編卷下

吳先生哀頌辭序

書天機流動軒卷後

鶴年先生詩集序

夷白齋葦序

九靈山房集 目錄

# 牧庵集卷一

元姚燧撰

## 祝冊

### 加諡祖宗告祀南郊祝文

維至大二年蒼龍己酉冬十月庚戌朔十有九日戊辰。嗣皇帝臣某。臣賴上天之祐。祖宗之靈。得以眇末之躬。託于億兆京垓臣民之上。持盈守成。凡今三年。身至太廟。兩嘗禋將。非獨于親立愛臣家。庶亦孝治可先天下。而祠官諱祝于太祖室。惟曰聖武皇帝。睿宗室。亦惟曰景襄皇帝。至世祖室。則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名譽之美。垂無窮者。多及六言。顧於創業之祖。垂統之宗。開我後人。繼繼承承。億萬維年者。稱述成功盛德。有所未盡。心實欲然。謹遣太尉尙書右丞相臣某。禋致牲玉。燔柴泰壇。昭告昊天上帝。加諡太祖曰法天啓運聖武皇帝。睿宗曰仁聖景襄皇帝。伏惟圓靈居高聽卑。灼臣微忱。敕我祖宗。歆此嘉誅。臣不勝感激戰栗之至。

### 皇帝尊號玉冊文

維至大二年正月乙酉朔越七日辛卯。皇太子中書令樞密使臣某。謹率中外文武百僚。頓首頓首。謹言。昔我世祖既平炎趙。質之於書。幅員廣長。振古無論。覆簾之下。八紘萬國。莫敢不庭。何獨一王西北岸然。



憑道阻修。方命正朔。德綏之而不繫。威董之而不聾。夫豈不能聲罪致罰。深入其地。終以聖人親其宗親。包荒有年。成宗繼序。憤久驚頑。天鑒昭明。於裕皇孫獨異。陛下授以太祖皇帝信寶。撫軍漠北。是固以張足付神器之本。時未及冠。承命卽行。其視萬里莽閭。寒冽之鄉。不遠不難。如堂適庭。至則獎厲諸軍。修明法志。簡拔果毅。均苦分勞。解衣燠寒。推食飫飢。洗洗汔汔。士氣日作。睿算伐謀。待寇歲至。奪人以先。身踐戎行。霆馳電擊。大北其羣。虛已不矜。日慎一日。始終十年。不狃屢勝。狂狡不懲。悉銳來加。當以選鋒。伺間出奇。盡襲輜重。彷徨無歸。度不能軍。毫倪纍纍。降口百萬。致茲救甯。平四十年未靖之梗。成兩祖宗未究之志。天下之人。聞其風聲。思覩天光者。容容翹翹。九圍一心。握是乾符。歸正宸極。弛武事之夙習。洽新化以文治。立愛自親。曾未旬浹。上尊太后。問安以時。下建儲宮。庶政是先。又舉列聖未遑之典。欽崇元祀。玉瓚黃流。薦祿太室。遠蹕龍興。徘徊太祖。龍旂九旂。勦金于斯。肇基帝業。爲城中都。又以孔子垂範。百王將二千年。而顯諡未稱。加大成于至聖。文宣王上。立勞于軍。與凡庭臣。悉大賚之。間歲不登。旣賑旣恤。虞施未博。民罹罪罟。再肆大宥。至德難名。赫赫巍巍。惟天爲大。掛一漏萬。井觀如斯。求可盡臣下歸美報上者。惟是徽稱。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統天繼聖欽文英武大章孝皇帝。欽惟陛下立心天地。立極生民。茂對鴻名。于億萬年。

皇太后尊號玉冊文

維至大三年歲次庚戌冬十月甲辰朔越五日戊申。嗣皇帝臣某。臣伏思顯考順宗未臨海寓。眇眇小子。

託其遺體。顧踐丕基。惟事聖母。養以天下。何無不有。何欲不臻。而隆名盛典。辭未見愈。非臣所以表微忱。酬大德也。欽惟皇太后陛下。貞順而齊肅。淵哲而剛明。居常處變。愛威異施。臣在先朝。受詔漠北。往撫諸軍。可謂遠役。以義割恩。縱臾其行。迨輜河陽。永懷彌切。親至五臺。禱于佛乘。尙憑陰躡。早遂振旅。殿閣是崇。靈貺用昭。旋聞國恤。併日馳赴。邪謀方興。授冊儲皇。會不再日。掃清宮掖。待臣以來。畀付神器。自非睿斷。安救內訌。往歲鑾輅再輒。五臺淨供大修。以畢夙願。極心爲臣。天釐地持。日居月諸。其大其明。非言所喻。詩之言曰。母氏劬勞。推之眇末。咻仁煦慈。百倍爲艱。圖以報塞。惟崇顯號者。強而名之。庶幾聖德昭明。天下是用類于上帝。禋于太室。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欽惟皇太后陛下。慶躋莫上之尊。福衍無疆之歷。菲躬是保。慈訓是承。

## 詔制

行銅錢詔

至大二  
年十月

錢幣之法。其來遠矣。三代以降。沿革不常。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頒行交鈔。以權民用。已有錢幣兼行之意。蓋錢以權物。鈔以權錢。子母相資。信而有證。今鈔法一新。期於公私兩利。重惟經久之計。必復鼓鑄之規。

至大三年十月赦

朕自嗣守丕基。致孝太室。奉上玉冊寶。加謚太祖爲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光獻翼聖皇后。睿宗仁孝景襄。

皇帝。顯懿莊聖皇后。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昭睿順聖皇后。裕宗文惠明孝皇帝。徽仁裕聖皇后。順宗。昭聖衍孝皇帝。成宗欽明廣孝皇帝。貞慈靜懿皇后。于斯之時。宜降德音。誕告天下。猶恐敷赦。或賊良民。今因西北叛王不受正朔。五十餘年。其子齊博爾蓋。愆前人。盡數部衆。歸命闕庭。乃庫庫齊謀。爲非覬。未忍置理。刑以輕典。與夫崇建大利。上爲列聖報德冥冥。下爲生民祈福昭昭者。亦旣成功。皆我聖母之德之致。已於此月五日。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屬大慶禮成。宜敷渙號。以新民聽於戲。凡在有司。一乃心力。以輔予治。期底隆平。

卽位詔

至大四  
年三月

惟昔先帝事皇太后。撫朕眇躬。孝友天至。由朕同託。順考遺體。重以母弟之嫡。加有削平內難之功。于其踐阼。曾未踰月。授以皇太子寶。傾中書令樞密使。百揆機務。聽所總裁。于今五年。先帝奄棄。天下勦威元老。咸謂大寶之繩。旣有成命。非與前聖寶天而始徵集宗親議所宜立者比。當稽周漢晉唐故事。卽正宸極。朕以國恤方新。誠有未忍。是用經時。今則上奉皇太后。勉進之命。下徇諸王勸戒之勤。三月十八日。于大都大明殿。卽皇帝位。凡尙書省誤國之臣。先已伏誅。同惡之徒。亦已放殛。百司庶政。悉歸中書。命丞相鐵木迭兒。平章政事。完澤李道復等。從新極治。其可爲今法程。拯民急者。具如左方。於戲。凡爾有官君子。皆古所謂治天職。食天祿者。宜一心力。欽乃攸司。無替朕命。

左丞許衡贈官制

天非繼聖學之暨緒。則不生命世之大才。國欲與王道以比隆。肆用爲烝民之先覺。何物故之已久。尙人思之未忘。故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兼領太史院事許衡。玉裕而金相。準平而繩直。出處則惟義所在。言動亦以禮自持。休休焉有容。屬屬乎其敬。人能宏道。惟朝聞夕死之是期。我欲至仁。匪晝誦夜思而不得行。己似秋霜烈日。化人如時雨和風。來席下之摠衣。滿戶外者列屨。達簡在帝心者。率多丞弼。窮固守師說者。不失善良。鶴鳴九皋。而聲聞於高鳳。翔千仞。必德輝乃下。爰立相以堯君舜民之志。所告上皆伊訓說命之言。丹辰斥姦。少不避雷霆之軋擊。青臺治歷。本于筮日月而送迎。繇理窮而智益明。隨任使而臧斯舉。今旣亡矣。誰其嗣之。於戲。在爾身有垂沒世之名。于朕心有失同時之恨。雖成廟納書以命諡。固已振木鐸之高風。而功臣胙土則未加。用申錫密章于下地。光靈如在。寵數其承。可贈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仍諡文正。

中書右丞相塔喇台追封淇陽王制

出入帷幄。在人十能而已。則千。訐謀廟堂。爲相一年。而疾居半。竟邦家之殄瘁。宜王禮以追崇。具官某。維昔開國之遺苗。乃今太師之元嗣。由爾世胄。爲我親臣。事世祖至今也。凡三朝。職食官而久者。非一日。灼其廉明而忠亮。與夫恭遜而溫文。眷茲中書。出庶政之原。居以右相。絕百僚之席。使加中政。機總六軍。善調護而長宮師。監纂修以成國史。如此重責。皆所裕爲。一德可以寬鄙夫。片言奚止簡繁務。思過榮之可懼。視倖利以不貪。同綰銀艾者十人。爾先辭免其太尉。均受錫田以萬畝。爾獨還致于司空。觀父子之並

相一門。求聖賢與尙友千古。改爲改作。緇衣何賴乎武桓。拜後拜前。赤烏未慙於周魯。方歌功於清廟。倏委魄於元閭。豈意少者歿而老者存。益信神難明而理難測。憐乃公獨傷於漠北。誓爾後均胙乎淇陽。於戲。何但上下牀。盡餘子可束之高閣。如失左右手。慨正人不作於下泉。咨爾靈明。歆朕休命。可特贈封諡。爲懷忠昭德佐治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淇陽惠穆王。

索隆噶台贈營國威翼公制

朕聞康王之入端門。其從呂伋。文帝之來代邸。亦拜宋昌。固知非心膂之臣。不以付爪牙之士。某官某。任足以致遠。斷可爲克剛。以世祖見萬里之明。于親臣極一時之選。愛其春秋之方。盛責以夙夜之惟勤。昉試于中。俾執干而衛闕。旋出之外。與受鍼以平淮。召移全軍。往追叛賊。旣誓捐軀之許。敢辭奔命之勞。何以報之。所未聞者。杯盃盞瑳。以陳玉賓。虞秩秩之初筵。鞍勒盤陀。以校金人。避駉駉之上駟。榮生如此。哀死可無。庸建爾於上公。卽家爲國。廣綏予之孝子。與親共尊靈而有知。歆是殊渥。

楊恭懿贈宏農郡文康公制

聲相應而氣相求。允謂風流之二老。生有封而死有贈。式昭恩數於九原。其肩隨許魏國者誰歟。而目爲秦君子則公也。故集賢館學士太中大夫兼太史院事楊恭懿。抱經濟學。恥章句儒。守四書爲入道之階。梯持一敬爲立身之根柢。其辨析則江河之莫禦。其操履則山嶽而不移。信蠶有績而蟹有匡。化三輔喪親之自致。無鶉生突而祥生奧。視萬鍾於我亦何加。所師授者。皆成德達才。有朋來者。必忠告善道。非商

山之幣不起。而宣室之席始前。由道德禮樂刑政蘊之胸。故歷象日月星辰指諸掌。明朝花謝。數之精者。堯夫何處星來。君其問諸李邵。是皆非常人所企及。宜其爲吾道之指歸。今也則亡。誰其能及。於戲。天下之事。日銷月鑠。惟餘不朽之聲名。關西之風。山高水長。尙爾克開其苗裔。英靈不昧。異渥其承。

劉秉忠贈趙國文正公制

運際風雲。不可謂生時之無益。名垂宇宙。斯克當沒世而不忘。將求若人。展無與匹。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趙國文正公某。淵深而智。山靜其仁。方見龍之在田。嘗迨天之未雨。貫百王之一其道。于聖學以開明。敷五典之三爲綱。肇人紀之修敘。身本斯立。政條用張。頒祿于陝之東西。屯田于淮之南北。從征六詔。與越三江。贊神武不殺之仁。治民心好生之德。咸嘉謨之入告。至大業之佐成。是以楓宸之念功。俾于蘭省而總政。屬王旅。簞壺之迎勞。隨王輿。文軌之混同。而獨身不及見之。亦衆心所甚惜者。至元之贈進保爲傅。大德之諡以正。易真在先朝之恤。雖曰已隆。自今日而思。猶答未盡。何功臣之見後。復太師之未加。豈朕待爲于爾。其告於戲。非登朝霞以棲其魄。從往聖陟降于帝庭。則抱明月而遊乎方。訪裔孫徘徊於神道。章追刻密。恩重書棺。

王思廉之考贈恆山郡正獻公制

陰雨膏之。由太山出雲千層寸。滄浪清者。乃嶠冢導漾之濫觴。卽物理已然而求。見世德日微而著。某官某之考炳。稟姿溫粹。洩事敏恭。知惟讀其父書。示不忘乎家學。方兔在野之並逐。猶鴻集澤之未安。筮仕

其時立勞于國。爲令雖困乎百里。施治可型之四方。收敲朴之威。以求得情乎獄。拒權筭之策。以堙興利之源。得古人用其一緩其二之心。故取民也有制。非後世朝而三暮而四之術。其得民也以仁。逮夫中統之建元。治最十路于宣幕。不享其身者。淵停而雲滂。以昌爾後者。天施而地生。由服勤祖宗之兩朝。俾進秩丞疑於二品。於戲。推子以及其父。不于大郡以疏封。知臣宜莫如君。曷報舊人之共政。

妣贈恆山郡夫人制

婦人之爵。視夫若子之貴賤而爲崇卑。夫貴而子卑官。始大而終成寥寥無聞。夫卑官。子致位將相。故人生榮而死哀之。雖勢之必至。營魄有知。寵數欽若。然猶視媿德娠賢之何如。某官某之妣武氏。其夫雖未至于顯庸。而蓋瘁州縣。惟恐利澤不加于民。而聲名日延。可謂媿德。迨其子壯。美知世祖典瑞於中。大官再上食。必以見及而不後之。隨時燠寒。歲賜之服。而克翼翼小心。未嘗見貶于聖訓者。兩朝四紀。自宥密而進丞疑。而館閣于月旦評者。推傅相爲稱首。謝事而去。晚有宮賓之招。亦以老辭。凡若此者。皆出斷機之教。可謂娠賢。汝武氏兼有之。斯具美矣。

散周氏塔塔爾贈蜀國武定公制

朕惟他臣之家。由其子孫位登將相。故襲命其親。上及三代。皆有國之禮。經崇大臣也。具官某。惟爾家則不然。尙論其世。雖源遠木分。而同出於天潢。矧其考博囉岱呼爾罕。有功太祖立國之初。及爾之身。承是勳勞。由帶憲宗御器械。出乘旄鉞。疆理四川。西起劍閣。而東盡夔門。勁騎一蹂。而宋人去平土城郭。壁山

柵水假息歲月不敢出犯其鋒。非獨爲國震耀武威。張今混一之本。使爾子孫。席是以興。接武爲將。纘乃舊服。亦爲爾家邁德之祖。求他臣家由子孫貴以襲命者。語豈同日哉。於戲。可嘉也已。

### 考贈蔡國武穆公制

知臣宜莫如君。君曰有勞而必報。推子以及其父。父雖未仕而亦封。實原始之教忠。特飭終而追恤。具官之考福寬。初由力穡。旋致豐贄。嘗倒困以周窮。率裂券而免負。俾鄉鄰傾心而懷惠。善頌其家。鍾光嶽全。氣以生賢。元勳于國。祿及養以五鼎。年幾躋於九齡。於戲。世皆流澤于目前。潢汙隨涸。爾獨揚名于身後。華袞何加。尙其光靈。服此茂渥。

### 妣牛氏贈蔡國夫人制

四民之中。士無恆產。工利器用。商遷有無。而皆資衣食于農。斯古有國。官人必于力田。由善務本。故生子勞而向義。多爲鉅臣。具官某之妣牛氏。由生令子。當令季朝。砧夕鼎之時。獨完其宗。來歸吾元。以開勳爲顯諸侯。而與其夫安享祿養以終。循是褒章。宜及所自。

### 某官之考贈韓國敬穆公制

惟勤夙夜。莫踰贊御之臣。何物暑寒。敢曰休安其室。屬世皇之遠豫。召路寢以入居。方憑几之道揚。俄綴衣之庭出。恨不攀龍髯而俱上。悼其附鳳翼之不終。從事孫曾。如臨父母。最是三朝之知遇。加於百辟之等威。何以報之。先德用章。庶其逝者。下泉無憾。某官某之考。秉氣通正。爲才裕優。當僉其國之都議司。聞



振下民之餓羸者。損布爲端之三百。與米爲斛之一千。百銀桶之副諸。五金品之亞者。初匪干民之譽。如家量貸而公量收。實以推君之仁。示朝信道而工信度。種德若此。生賢則宜。求臣鄰之顯親。至師垣之極爵。於戲。高車駟馬。維不覲于生前。袞冕桓圭。亦足華于身後。光靈不泯。明命用歆。

妣賈氏贈韓國太夫人制

夫封婦命。雖君禮臣之所同。子貴母榮。以古驗今而尤異。欲彰孝之潔白。可後典其焚黃。某官某之妣賈氏。賦質柔嘉。爲心恭懿。出移天北山之李。宜爾室家。求奉祀南澗之蘋。奠其宗牖。匪真善閨門之主饋。又佐割帑廩以振饑。如聞壺外之嫺。皆曰女中之士。篤生哲嗣。實爲親臣。於戲。由雛引以鳳飛。故得飾終於下土。信蟹匡而蠶績。可以興孝于他門。

妻韋氏封韓國夫人制

惟爾之家。世緒絕遠。自漢儒賢及元成父子。繼爲丞相。傳魯論於灰燼之末。實開道統之源。至唐其族尤盛。女爲后而男尙主。與仙李蟠根相終始。歷數百年。其遺澤餘波。及爾身者。與袞衣赤芾者匹。最爲近象于魁三。而朱幘翟菲以朝。何異去天之尺五。出門輝耀。行路咨嗟。可謂極命婦之榮。而未正小君之號。不其闕歟。爲降恩綸。

中書左丞相阿都台追封順昌郡王制

臣爲委質。勞於同軌之閒。國以念功。恩以襜衣之後。雖飾終其時。有所未及。在追恤今日。烏可或遺。爰寵

幽。裹。用。昭。異。數。具。官。某。力。齊。嶽。負。量。與。川。涵。託。開。國。將。種。之。苞。根。挺。明。堂。工。師。之。大。木。受。任。闔。外。賈。勇。譴。邊。爲。憲。宗。入。蜀。之。前。鋒。因。殘。百。粵。非。世。祖。投。江。以。尺。箠。不。返。三。苗。報。効。之。私。寤。寐。不。置。百。其。身。以。奚。恤。一。乃。心。之。是。期。會。師。征。險。順。而。貞。得。夫。剛。決。柔。之。兆。考。版。圖。之。幅。裂。秉。旄。鉞。以。鼓。行。將。削。尊。號。于。偏。方。必。使。義。聲。以。先。路。勢。乘。破。竹。名。正。苞。茅。有。不。待。陣。風。蛇。之。蟠。而。已。飛。塵。星。駟。之。捷。如。震。如。怒。衽。金。革。北。方。之。強。于。理。于。疆。盡。江。漢。南。國。之。紀。羣。黎。壺。漿。而。崩。角。幼。主。席。囊。以。泥。頭。瘁。事。非。伊。成。功。能。爾。凡。十。年。爲。丞。于。行。省。奄。一。旦。違。世。於。先。朝。白。雲。杳。歸。于。青。山。清。風。空。遺。于。黃。閣。俛。未。麟。臺。之。貌。服。先。龍。袞。之。升。旣。進。師。垣。又。建。王。國。俾。大。書。于。神。路。過。者。式。焉。示。絕。等。于。臣。鄰。忠。則。勸。矣。尙。膺。茂。澤。少。慰。營。魂。

妻扎拉爾氏追贈順昌郡夫人制

大帝立極之十五年。嘗曰。昔我太祖。戡定中夏。日不暇給。由天未厭宋德。帝制偏方。命將出師。一家天下。今惟其時。曾不三年。墟其廟社。雖曰。睿算萬舉萬全。亦大臣奉辭宣力。死職忘身。有以致茲。厥功茂哉。用是追崇。故光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阿都台。爲推忠翼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順昌郡武敏王。其故妻扎拉爾氏。在父母家。幽閑而禮。其移天也。淑慎有聞。所可盡傷。在不壽考。以語媿德。不及夫丞相。建希世之功。以語娠賢。不得食子大夫。糾官邪之祿。非賁一元壤。曷慰貞魂。

妻哈達奇氏封順昌郡王太夫人制

漢祖王吳芮於長沙郡。史豈及其家爲晉武君祐妻。以萬歲鄉。夫則未嘗王也。求能兼者。伊何人斯。非爲

珪厲聲正色曰。此姬必不當取。此姬必不可留。彼方溺於聲色之娛。而怒其出言之暴也。其肯不旋踵而遽出乎。褚遂良在唐室。號稱王魏之亞。然當高宗立武后之際。遂良爲之叩頭出血。而帝心終不之回者。無他故焉。蓋高宗之蔽。在于嬖寵武后。而遂良方且逆其所蔽而攻之。其能痛抑而悅從哉。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矣。嗚呼。遂良之忠則盛矣。詰其才猶在王珪下也。在易坎之六四曰。納約自牖。終无咎。然則王珪其賢乎。

容齋說

大梁劉侯。官浦江之始年。嘗卽其所居西偏之室。治爲宴息之所。而名曰容齋。越明年。部使者武威余闕行縣。於是嘉劉侯之能大其德也。爲特書以題之。劉侯圖侈公賜。亦旣鏤版揭諸楣間。復俾縣人戴良爲文。以廣其說。良曰。嗚呼。是尙有待於余言哉。侯之自北而南。亦嘗觀夫泰山之與南海矣。有石稜稜。或裂或崩。如鵠之飛。如羊之躡。隕而若星。凝而若雲。變怪奇崛。不得而具論。有土黑赤。有木棘櫟。載虺載瘰。不甃不埴。梓匠之所棄捐。陶冶之所屏斥。又有鷓鴣鷹隼之禽。獷狂虎豹之獸。號鳴飛□□□。鬪喧騰乎左右。凡是數者。宜在所不容。而泰山實藏之。有溝有渠。有汗有榮。瓜蔓而流。負羽不勝。難任我舟。難濯我纓。亦有蛇虺蛟鼉。噴浪乘濤。含沙吐石。射影衝波。驃馬電躍。水兕雷咆。揚鱗而掉尾。閃舌而呀齒。噓腥而吐穢。凡是數者。宜在所不容。而南海實納之。故能峯嶽崇峩。嵒岫礧礧。超出萬類。特立九霄。雲雨蒸騰。風雷蕩靡。天下莫與爭其高。汪洋洄渟。渺渺沄沄。其下無底。其旁無垠。顛倒日月。浸潤乾坤。天下莫與爭其

深。由是觀之。泰山也。南海也。所以能致其高與深者。以其有容也。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汙。殆謂是歟。今夫邱陵。非不穹然高也。然不得與泰山並高者。由其容之者小也。沼沚。非不淵然深也。然不得與南海並深者。由其容之者淺也。故論容德之極。而至於泰山之與南海止矣。古之君子。不褊淺以爲量。惟含忍以爲容。掩垢匿瑕。以大其德。故曰。有容德乃大。又曰。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是蓋無異乎泰山南海也。侯能登泰山。求其所以高臨南海。以求其所以深。則容之爲義待矣。容將以大其德也。德之大。舍泰山與南海。孰得而方之。侯於此思無愧焉可也。且尙有待於余言哉。而尙有待於余言哉。侯名師稷。字之佐。大梁名家。有文學。而尤粹於行。治家治人。一本於寬。人稱爲長者云。

說佩送義門鄭仲舒

詩不云乎。雜佩以贈之。則佩者。蓋古所以贈人。而勉之以取法者也。今仲舒之行。亦旣無佩之可贈。獨爲之說。以告之。何如。仲舒曰。是余之志也。乃作而言曰。仲舒其知是佩之說乎。上俯而下承。中銳而旁曲也。上而不俯。則無以綴下。下而不承。則無以係上。中不銳。則不能以有擊。旁不曲。則不能以有受。居乎上者。珩居乎下者。衝牙之與璜也。珩言其俯。衝牙與璜言其承也。衝牙居中而能銳。璜居旁而能曲也。合是三者。所以具爲佩之制。且爲君子之所法焉者也。若夫資以係上。而中貫之者。瑀。資以綴下。而旁貫之者。琚。錯乎瑀。瑀者。珠聯乎。琚。瑀與珠者。綬。一皆參居乎三者之間。而非其要也。非其要者。謂不爲君子之所取法也。必君子之所取法。而後可。則雖有環以召之。有玦以絕之。有金以寒之。有象以文之。有觴以示其事。

有鏤以表其用。有韋以戒其性之急。有弦以警其志之緩。亦皆不足以言佩也。是蓋超居乎三者之外。而非其類也。非其要而猶待。是以成佩者。以其能安。是佩於君子。非其類而猶冒之。以爲佩者。以其能存。是佩於君子也。然所以得爲佩之正。而爲君子之所取法者。則惟三者爲然也。三者之所以能然者。亦在乎上俯而下承中銳而旁曲也。今仲舒與其兄仲幾弟仲潛三人者。懷玉而遠游。抱器而效用。太師大丞相見而奇之。因館置府下十餘載。其所以貴重之者。往往有異於他士。後雖薦達之。以有祿位於朝。然亦不使遠違乎左右。蓋凡治己治人之道。恆欲資之而有功焉。則夫三人之見取於大丞相者。豈不猶斯佩之見取於君子矣乎。三人者。誠能俯乎其民。若珩之有綴。承乎其君。若璜與衝牙之有係。銳以去惡。若衝牙之有擊。曲以納善。若璜之有受。吾見其示法於君子也。其亦異乎琚璆珠綬者矣。其亦異乎環玦金象。鱗鱗韋弦者矣。雖然。珩也璜也衝牙也。非生而有之也。必待君子者而爲之制。然後俯焉而俯承焉而承銳焉而銳曲焉而曲。以□□乎其爲佩也。然則三人之不愧於斯佩者。豈非由我大丞相有以玉成之乎。而三人者。其尙益守乃職。以期無負乎大丞相可也。三人與良皆友善。而仲舒爲尤厚。今仲舒以三年之喪畢。奉大丞相之命還京。良蓋望其有以見法於君子也。故於其行爲之說佩以贈。

答徐進明書

比辱函書爲贊。欲相與以質其所學。僕旣愚無似。又且齒弱而身賤。其素所爲。未有足稱其取信於人。亦未嘗有以是事資於僕者。今足下乃獨冒然及之。其亦何所取擇耶。豈足下之有取於僕者。徒以其鄉

多先生長者。遂謂能得其學而有可以及人者耶。是殆不然。人之爲學。固由於先生長者而後。然未可以是以而必其存學也。通都之市。有大賈焉。所以聚天下之貨寶。通遠近之有無。當市門之晝開也。鄉之人持資而求寶者至矣。遠方之人持資而求寶者亦至矣。而大賈者因爲之出其寶。以權其價。價之合也。則稱載而去之。其不合也。則倒囊垂囊。攘臂而空出。方是時。又奚暇問其鄉之人與其遠方之人哉。今夫先生長者之於學。亦猶大賈之於寶也。大賈之於寶。不能偏私於鄉人。先生長者之於學。又豈能獨厚於其鄉哉。由是觀之。則君子之論人。當取其人之賢。而不必惟其鄉之信。亦已明矣。若不問其人之賢。而惟以其鄉之信。則是孔孟之里。皆可以爲聖賢。盧鄭之鄰。皆可以爲醫卜。西子之國。皆可以充後宮。師曠之邦。皆可以備工瞽。伊傅之黨。人皆可以輔相於明王。孫吳之邑。子皆可以雪恥於強敵矣。其在物也。則麒麟之藪。皆可以稱仁獸。鳳凰之苑。皆可以名神鳥。翡翠之園。皆可以言珍禽。驊騮之櫪。皆可以目良馬矣。夫蘭茝之谷。蕭艾茂焉。杞梓之林。荆棘出焉。蓬生於麻。薪錯於楚。物之不繫於其類也久矣。又可以其善者而遂信其不善者哉。考之於人。旣如彼。求之於物。又如此。而足下之於僕。顧乃不問其可否。不論其是非。徒見其鄉之多賢。卽謂其人之必賢。其亦取擇之不審矣。取擇之不審。已不可用之於交好。況欲相與以質所學耶。夫質之云者。爲師者之事也。師自柳河東已不敢當是名矣。而返以施於僕。使僕有過於河東者。乃可爲足下師。若猶未也。則是佞譽誣諛。妄加是名以相欺耳。縱僕樂足下之佞譽。味足下之誣諛。輒受其名而不辭。然於足下亦何所增加哉。足下固非佞譽誣諛之人。特以過信之故。不覺其偶類耳。僕之

屑屑云爾者。亦欲足下之審擇所與。以益其所學。非敢過爲訐直以相角鬪也。足下苟以前者之所陳。比物引類。曲喻而旁譬之。則有以曉僕之意矣。適有小疾。不能親書。幸察。

上蘇伯修參政書代明致明

某比承姚掾史傳示鈞喻。需及先子遺藁。悲喜感作。交動于中。循想累日。無所容措。伏念先子自受學以來。卽援筆爲文章。激搜靜索。脇不沾席者五十有餘年。此其志豈不欲藉是以自託不朽哉。顧以弊於蹇剝。旣壯而羈窮。未老而閑退。業愈習而家愈貧。名愈聞而身愈困。迨至暮年。方僅僅一起。而疾病崇之。遂以殞命。某等奔號數千里。迎櫬遠歸。而家事益落。由是送死養生。百冗叢聚。神傷氣悴。衆念昏忘。故其遺藁之在篋笥者。未暇整次成帙。以顯揚先志。某竊聞之士子之在當世。生雖不偶。死而垂聲者有矣。故揚雄沒而法言始行。馬遷生而史記未振。文字之傳。恆在旣死之後也。然非得大君子爲之發揚。以振聳其視聽。則亦不能因其父以永其聲矣。先子之亡。行且十載。遺文之傳。此惟其時。而卒湮沒之若是者。或者以爲未得大君子爲之發揚也。閣下以厚德縟文。爲善類所依歸。其所以嘉惠士子。振起幽滯者。往往而是。況先子在日。又嘗曳裾門牆之下。修容屏息之間。故相善也。則夫大君子者。不求之閣下。將安求乎。借使閣下方執政于朝。越在數千里之遠。猶將跋涉山川。踰淮沂河而進。況當近蒞浙省。統有方隅。而某也幸獲以編人齒於治內。不於斯時。露其所藏。以希大君子一顧之重。是果於陋劣無志。其爲不孝甚矣。用敢探其所著詩文合四十四卷。惶恐獻上。倘蒙不遺雅故。念及朽骨。施恩惠於旣死。發幽隱之耿光。則是

文之傳。雖未能如法言史記之盛行。而死後垂聲。亦有以少仲先子之志矣。使先子而有知。寧不銜感於地下乎。某雖區區無似。而結草之報。此心昭然。尙當課其子姓。世誦名德。以無忘大造。惟閣下垂閱焉。干冒威嚴。伏增戰越。某再拜。





# 九靈山房集卷二

## 浦江縣修學記

浦江之在婺。叢爾縣也。而制宜有學。治門之東南。其學在焉。然歲久且壞。比數十年。雖屢加繕理。而僅取苟完。無經久意。今縣大夫始至。乃喟然興嘆。謂學之所急。惟田與廬。今監縣廉侯阿年八哈。既嘗歸其侵疆矣。顧茲屋廬之圯壓。吾得辭其責哉。遂與主簿劉侯稷合謀修治。而俾教諭祝君應昇宣其勞。應昇既受命。卽爲禮致知經之士張天錫、吳實、飭材徵工。率先凡役。而他有籍于學者。因皆相厲而趨爲之。自殿庭門廡。以逮泮池、論堂、齋舍、牆垣、廩庖、廡之屬。悉皆易敝爲良。有加於昔。始事至正辛卯之秋九月。及冬十一月而成。於是應昇暨學之耆碩方先生樞。相與屬筆於良。以記其役。良屢謝非其人。不獲命。乃記之曰。春秋之法。凡一工役之興。必備書以示譏。蓋所以重民力也。若僖公之修泮宮。固亦嘗用其民力矣。考之於經。乃不與南門諸役者並存。豈不以學校爲有國之先務。而僖公修之。實爲其所當爲哉。爲其所當爲而不書。雖謂見與於春秋可也。嗚呼。僖公不可作矣。今縣大夫之能若是。不亦僖公之徒歟。然僖公之修泮宮也。魯人嘗作泮水之詩以頌之。先儒孔氏發詩人之意。不特謂僖公能修其宮。又謂僖公能修其化。是則所謂修者。豈止乎棟宇之峩嶷。丹雘之華鮮而已哉。亦曰。有政焉耳。縣大夫又當思所以圖之。而無媿乎僖公可也。泮水之詩。其首章有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縣大夫之加惠吾邑之士者至矣。其

一章有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吾邑之士。尙於縣大夫而重有望焉。縣大夫大梁人。名文質。字彬祥。姓蕭氏。以儒林郎來爲今官。未幾治三皇廟。葺故所有書院。月泉上。尋興是役。以嘉來學。是可謂知爲政者矣。

黃氏歸田記

諸賢東行六十里。是爲孝義鄉。爲其鄉之望者。曰黃君松。松故儒家。由科第居顯宦者若干人。而百年之喬木常盛矣。及一旦衰。松之孫某。遂以愚駭。盡廢其先業。至以百金產。僅易一醉飽富豪之家。爭爲巧計圖之。而族人之無賴者。又從而鼓扇其間。以故田凡八百餘畝。屋凡二百餘楹。無一步一椽存者。維揚樂侯來署州事。行視州境。遂察知其弊。一日召買產之家及某立庭下。歷以古者仁厚之化。義禮之俗。開陳之。而且反躬念過。至於泣下。衆因俯伏首實告曰。惟賢侯命是從。至夜漏半。侯復列香炬對天誓衆。俾使者右抑者左。衆又悅服。當右者右。當左者左。於是冒取者償其業。低直者益其金。金入則贖其質田之應期者。曾不滿一月。不筭一人。得田如千畝。屋如千楹。歸其家。俾其母妻弟姪之散亡他處者。咸羣居聚食。如家之盛時。侯猶慮其久而莫繼也。益選宗親之富而賢。曰鏞者。以掌出入之數。而且經紀其家事。於是義與鏞及凡黃氏之族。莫不德侯之爲。願得余文記之。庶幾永侯之德於無窮。乃以張君辰所序事。介宋君時憲以請。嗚呼。若侯者。其賢於世吏遠矣。蓋自授田之法壞。而兼并之俗興。富有豪強。乘民之愚。以襲取其家業者有矣。然民未甚病也。迨夫聽訟之吏出焉。考覈之不明。剖決之靡中。構辭累歲。而元姦宿滑。因舞手以規民。而民始病矣。世吏之不賢。其重病民多如此。由是而言。則爲侯之民者。雖不幸遭家。

之中變其亦庶乎無憾焉。昔韓延壽守左馮翊時。民有訟田者。延壽爲之引咎自責。其民深自悔悟。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爭。史書其事。至于今傳之。侯之此舉。固史臣之所取。而後世之所宜傳也。其可記以永久者。有不在余文矣。

### 自得其樂齋記

金華朱原良。以自得其樂名所居之齋。禮部尙書達不花公嘗爲書之。問乞余言以記之。余則復於君曰。君之所樂可得而聞之乎。凡世之可以快耳目娛心志者。其爲物至夥。崑崙之玉。南海之珠。涪水之金。蜀之文繡。象犀虎豹之齒角皮革。豈君之所樂也哉。君曰非也。此蓋世之人之所樂也。重珪累組。高牙大纛。以至狐貉之裘。瑚璉之器。萬鍾千駟之奉。列鼎之食。豈君之所樂也哉。君曰非也。此蓋世之人之所樂也。然則君之所樂者可得而知矣。湯之盤。孔之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石刻。師曠之琴。孔子之文章。與夫漢魏隋唐之桓碑。韓器銘詩。序下及古文篆籀分隸。諸家之字書。皆可喜可玩。而昔人之所以深樂之者也。世人之所樂者。非君之所取。則昔人之所取者。必君之所甚樂也。然昔人之樂亦豈易哉。君惟視世人之所樂者。不一動其心。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世之人。能致其樂矣。而其不得兼焉者。獨昔人之樂耳。惟世之人不得兼。然後君得以取之而自得。亦豈偶然也哉。雖然。余嘗因君之樂。以求夫聖賢之所謂樂者矣。聖賢之所樂者。蓋樂乎其內也。非以其在外者言之也。樂乎其內者。道也。則凡在外之物。孰得而加之哉。斯樂也。孔子得之。顏淵繼之。顏淵沒得之者鮮矣。然則君之所得者。其亦有得於此否乎。苟得

之。□□謂之有道之士矣。君曰：某不敏，敢不敬蚤夜求從子之教，遂書其本末以爲記。

樂善堂記

乘彝王君和陽人。雖累歲崎嶇戎馬間，然雅意不忘交友。嘗於所寓闢堂曰樂善，以延天下之善士。於是  
一時知名之彥咸喜從之游。每風晨月夕，則相與坐堂上，或談性命道德之奧，或論古今人事之得失。民  
生之利害，或雅歌投壺，彈碁擊筑，以盡其歡忻。其所與游而最密者，如劉君伯溫、章君三益、胡君仲申，皆  
嘗獲登斯堂，爲文以頌君之美。君猶以爲未足，而復乞言於余。余聞之，駭且愧焉。鄙人於善無所聞，君之  
所樂者，焉得而知之？縱知之，又豈能出於三君所言之外哉？雖然，三君之文皆以樂乎在己之善言之也。  
予則以爲君之闢斯堂也，固將以延天下之士矣。則君之所樂者，固樂乎天下之善也。而豈一己云乎哉？  
請得而卒言之可乎？夫世之所以快耳目娛心志者，其爲類衆矣。而君子弗好之，弗好之則弗樂之。君子  
之所樂者，惟在乎天下之善也。以天下之善爲可樂，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叔向之在晉，樂乎驪蔑之善而  
用之也。鮑叔之在齊，樂乎管仲之善而舉之也。樂官闕丞吏之善而進之者，鄭當時也。樂兩龔兩唐之善  
而獎之者，何武也。以至孔融之聞善必薦，陸儉之樂善孜孜，皆以天下之善而樂之也。天下之善一也，  
惟得其位則用之，舉之，獎之，進之，薦之，不得其位則樂之而已。今君猶未得乎其位者也。以是爲樂，不亦  
宜乎？雖然，君之樂乎天下之善者，固將以成夫一己之善也。成夫一己之善，則人之樂於君者亦多矣。故  
君子出入軍旅，非一日求其同列，有陷其父母者矣。有踣其妻子者矣。有鋒鏑其身者矣。今君之父母既

皆以令終。而其妻子則固自若也。身之無恙。則猶前日也。此皆樂善之效也。彼之不能以若是者。蓋以其所樂者富與貴耳。富貴之毒人也。甚於鳩。惟其樂之深也。故其毒愈深。猩猩之樂於酒。魚之樂於餌。彼豈知其爲亡身之具哉。由是而言。則君之賢於人亦遠矣。傳曰。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尙亦有利哉。予敢以是爲君慶。君曰。子言信矣。雖然。某也不敢當不敢當。則請書之壁間。朝夕鑒觀焉。

### 柳待制墓表碑陰記

先生沒後之七年。其友烏傷黃公。爲著石表辭一通。凡若干言。良得而讀之。未嘗不歎公之深於知先生也。先生家浦陽江之上。自其先世頗能文。而先府君以科第顯。至先生遂以文擅於天下。天下之士識與不識。咸能道其姓字。雖武夫俗吏不通文義者。亦爭得先生之文以爲榮。先生之見知於當世久矣。然其所以知先生者。徒以其文爾。而德之蘊於躬者。人未必盡知之也。今想其溫如春風。肅如秋霜。粲如雲霞之卷舒。凝如崖障之森峭。恢恢乎而有容也。汪汪乎而莫測也。澄澄乎而不可撓也。以之正家而家齊。以之莅官而官治。蓋將無所施而不可。然則先生之學。豈直文而已哉。嗚呼。先生已矣。其不可傳之妙。亦旣與物而俱化矣。自非石表之辭。歷敍而鋪張之。後之人何自而知先生。雖然。非公之善於形容。又何足以致是哉。良故歎公之深於知先生也。世之以文求先生者。視公爲何如哉。公少先生七歲。而其出遊於耆老成人間。乃皆與先生接。及先生之歷仕中外也。又未始不與之相先後。是蓋交友中之最親且久者。惟其交也久。故知之深。知之深。故書之審。公非有私於先生也。良猶記寒夕宿先生齋閣中。先生擁衾語良。

曰。余之交友滿天下。然知我者莫若黃公。我死必求表其墓。嗚呼。先生之有望於公至矣。而公固有以慰先生之望哉。先生之子占。將刻公所著表辭于荆山之阡。良因書公之所以知先生者。附見于碑陰。世欲求先生之爲人。更當有考於斯。

修禊集後記

右修禊詩一卷。予友宋先生景濂爲之序。嗚呼。景濂之爲此序。不既至矣乎。自晉以來。序修禊者多矣。其爲古今所共取。莫若王右軍。然右軍之言。亦不過區區生死之間。惜時序之迭遷。歎斯人之易老。于以致其感慨之情耳。至於聖賢之大道。則固未之有及也。惟其莫及於道也。遂致晉之士習。卒以不振。清虛勝而禮法衰。曠達興而名檢廢。雖謝安之功業可尙。孫綽之間學足稱。然其雅好游談。耽嗜華藻。亦難免於君子之所譏。原其故。右軍豈得辭其責哉。今景濂則不然。懼斯道之不聞。而未俗之益媮也。旣以舞雩之詠。謁之。復以山陰之集。戒之。終篇數語。凜乎其可畏。嗚呼。使晉諸人而聞此。咸以惜時歎老之心。而爲汲汲求道之舉。則當時士習。寧有不振者乎。獨恨景濂不生於彼時。不得與之言。又恨晉諸人不生於今。不及取衷景濂之論也。雖然。晉之諸人。亦旣於道無聞矣。則凡諸君之有聞於景濂者。又可不思所以自勉哉。苟不以之而自勉。則雖功業如謝安。學問如孫綽。亦非君子之所與。況未必爾乎。諸君於此。惟究心焉可也。良也不敏。然嘗叨與斯會矣。故於景濂之言。不能不有慨於其心。申釋其意於末簡。蓋所以勉諸君。而且以自勉焉爾。

經筵錄後序

經筵檢討鄭君仲舒。哀其所進勸講之文。若干篇爲一卷。題之曰經筵錄。攜歸浦陽山中。屬良序之。良以古之聖王。雖有聰明敏達之資。然至其成德。則未嘗不由學而致。是以高宗之在殷也。三年弗言。恭默思道。其質亦既美矣。而傳說告之。乃更勤勤講學之勉。載諸說命之篇者。不曰學于古訓。則曰惟斃學半。不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則曰念終始。典于學。豈不以美質易近。至道難聞。必也質美而學修。然後所造爲益深。所積爲益厚。而聖德之成。有不期然而然矣。豈惟高宗。唐虞三代之君。莫不盡然。故揚子曰。學之爲王者。事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其已久矣。斯言豈欺我哉。然自周衰以來。道術不明。爲人君者。莫知學先王之道。以成其德。爲人臣者。莫知勉其君。以學先王之道。上下之間。一皆卑近淺陋。以各趨所便。其能卓然于當時者。惟漢之文宣。唐之太宗耳。然而此三君者。亦不過以近美之質。發爲一代之治。至於爲學。則曾未之及。故其所就。僅有以賢於後世之庸君。若論唐虞三代之盛德。則邈乎其遠矣。由是觀之。帝王之聖否。其不繫於講學之興廢哉。今天子寬仁明睿。天性自然。踐祚以來。務遵節儉。食菲而衣綈。臺卑而園小。不溺情於使佞。不惑志於游畋。可謂有不世出之資矣。然猶痛念漢唐失學之弊。慨然欲上追唐虞三代。遐遠之迹。荐開經筵。以訪多士。自大丞相而下。及凡侍從宰執之有與於勸講者。莫不畢趨禁近。俾得推演化原。以講求其意。舉六藝載籍之文。而紬繹其說。至於講文之作。則檢討職也。居是職如仲舒者。又極一時之選。故其所進。悉皆不以卑近淺陋爲言。其所言者。無非先王之至道。然又議論詳明。情辭懇切。



有足以感動其聖心。每一講勸。必爲之首肯者數四。嗚呼。仲舒等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書傳所載講學之事乎。此非唐虞三代之君臣乎。昔伊川程子之在元祐。講筵屢進。以正心之說。爲聖學之勉。紫陽朱子之在淳熙。經幄亦嘗以誠敬之言。爲聖學之勸。然皆不能見聽於時君。徒以一誦而遂罷。今仲舒是錄。既無愧乎二子之所陳。而又因緣勸講之臣。以悟當寧之聽。卒使海宇之內。陰被其賜。而不知。可謂奇逢幸會。千載一時。而君臣之際。何其盛哉。嗚呼。吾黨之士。以其文字見知於世。難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當人主講學之時。則夫後世讀仲舒之文者。必將歛歎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爲難遇。而是錄之傳。非徒表仲舒於不朽。然且有以明天子之盛德於無窮矣。仲舒名濤。居浦江。

送葉贊玉序

昌黎韓子嘗謂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必有魁奇忠信才德之民。豈不信然歟。廣信爲郡。西連江右。南控閩粵。而玉山冰溪之勝。又盤旋乎左右。故其清淑之氣。每鍾而爲人。西京而下。唐宋爲盛。唐姑不論。宋渡江後。如陳公康伯。以中興事業著見一時。謝公疊山。以風節行義。照耀千古。他若俞公大雅。則以紫陽高弟。爲後學所宗師。而傅公季魯。又以象山門人。爲當世所貴重。嗚呼。是果何以致是哉。蓋山川之所鍾。往往見之於是郡。故也。我國家混一以來。是郡人物之衆。固未易一二數。余所託交者。則有葉君贊玉。葉君才高而學廣。上而羣經叢史。下而庾辭。靡不悉該。善議論。能文辭。甲申間。嘗以禮記高選貢于鄉。有司用新例。授婺之月泉山長。到官未幾。新祭器之朽敝者。復土田之侵奪者。屏

學徒之貪蠹者。於是會集儕流。招徠學子。爲予敷揚先聖人之道。三年政成。受代而歸邦之人士咸相率賦詩以惜其去。不以良之固陋。俾爲之序。嗚呼。若葉君者。始向所謂魁奇忠信才德之民非耶。則夫廣信之地。靈人傑。固非陳謝輩所能獨當也。余獨恨葉君居陳謝二公之鄉。其才與學。又不在陳謝二公下。乃不能如二公之得位行道。以自見于時。顧獨抱其遺經。而於朱陸之門弟子有志焉。不亦重可惜乎。雖然。海內寧謐日久。皇上銳意儒術。日與二三學士大夫講議經帷。以復二帝三皇之治。葉君固將自是登名吏部。進之館閣。以共圖太平。他日見諸行事。亦豈在陳謝二公後哉。崧高之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山川之鍾秀。於葉君厚矣。又曰。維申及甫。維周之翰。葉君尙奮乃志。以無負山川之所鍾可也。余旣喜廣信之代不乏人。而又嘉葉君之克繼前武。故因序詩。而併致其期望之私。若此云。

### 喜雨詩序

至正辛卯夏六月。大梁蕭君來治婺之浦江。時境內已彌月不雨。民心弗寧。君愀然憂形於色。視事之日。卽齋沐。率僚佐遍禱諸神。越翌日癸卯。乃雨。甲申。又雨。旣而不雨者復彌月。公聞縣南有白石湫。爲神龍所宅。遂赤日走大澤中。以祈其應。乃七月乙亥。雨至。八月戊寅而止。君猶以爲未足。因與龍約。三日內雨足。次日癸未。輒大雨。竟夕。甲申。雨。乙酉。雨。自是泉之竭者悉已溢。禾之槁者悉已蘇。民之病者悉已愈。而我君之憂亦釋而爲喜矣。邑之大夫士。因交相告語曰。吾屬作於是息於是。以克享有豐年於是者。皆我君之賜也。其可無惜乎哉。爰相率賦詩以歌美之。以良受知於君爲最深。俾執筆序其首。良惟春秋記魯

十二公之行事。獨僖公三年書夏四月不雨。以志其閔。雨。書六月雨。以志其喜。雨。自餘羣公則固未之聞也。然觀僖公之在魯。不過曰有志乎民。與之以同其憂樂耳。而孔子之取之者。正以當時諸侯罕能如是也。夫以三代之季。人材猶盛。求其有愛民之心者。已罕見之。若是。去三代遠矣。民情日以渙散。吏治日以偷惰。有能如我君之用心者。豈易得哉。惜世無孔子。不得取之簡冊。使與僖之名並傳於天壤間也。乃今明良相逢。進賢用能。如不及他日。君以政成而去。必將疇其民庸而圖任之。則位當益崇。利澤之及人當益厚。宜有史氏之筆。大書特書。以見諸詞翰。垂之汗青者。僖公固不得而專美之也。是用弗讓。而志其歲月于篇端以俟。

送浦江主簿劉君滿歸序

大梁多宦家。而傳世之久。稱劉氏。劉氏之先。有累官河南路二十八軍州軍民都總管者。與其弟懷安陽門馬步都元帥。從太祖皇帝定地有功。其所至。又皆以不殺爲務。當攻破金汴時。所賴以全活者甚多。總管公兄弟。亦旣以功拜官。而其長子遂皆繼襲父職。珪組相傳者五人。已而元帥之仲子。亦以武功起家。爲河南路轉運使。其後有爲州郡牧守者。有爲縣令及轉運同知者。有爲理官及主簿司者。劉氏傳世之久如是哉。良生也。後不及拜總管公兄弟於馬前。以覩夫衣冠之盛。而幸獲識其諸孫之仁。遂有以詢其家世之一二之佐主吾婺之浦江簿。能以簡易爲治。用法匪峻。而豪右自服。遇人有恩。而請託不行。亦劉氏之佳公子也。今旣滿三載而去。邑之人士。咸爲賦詩以道其去思。良於之佐爲最故。又更爲之序。竊考

漢史所載兩漢之將相如陳平鄧禹者皆其有功於當時者也然陳氏既卒其子卽以有罪國除後竟無顯者而鄧氏之後乃累世貴寵爲公侯及大將軍牧守侍中者凡若干人此其故何如哉平之言曰吾世多陰禍吾世卽廢終不能復興而禹則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由是觀之則鄧氏之後所以異於陳氏者豈非其所積有不同耶嗚呼二氏之事旣已考諸史而有見乃若劉氏之傳世獨久亦豈難知哉必也總管公兄弟能以不殺爲務故其後嗣得以世食其報庶幾乎鄧氏之代不乏人向使其所積者一有所不然吾恐故家喬木榮悴之不常雖欲自異於陳氏之後不可得矣興廢之來夫豈偶然哉之佐於此其尙思自奮激以保有乎先澤可也雖然之佐之治縣旣不以苛政而殺人而其家嗣又方由祖蔭入官不久且調自餘諸子亦皆力學好修有仕資則夫積善之報又復自之佐始豈直保有先澤而已哉良於是以古驗今劉氏之後爲鄧而不爲陳也大梁宦家寧復有出其右者乎之佐行有日凡頌美之辭惜別之賦已見於羣公之篇什良故特爲論次其傳世之久者題諸首簡云

### 甘棠集序

北庭廉侯來長婺之浦江浦江之民咸愛戴之如父母畏敬之如神明倚賴之如山岳三年政成治任將歸而黃童白叟涕泣以遮留者動千百計已而侯之去志浩不可挽又皆退而悲思商賈相與歎於市行旅相與歎於途耕農相與歎於野低徊顧盼不知所圖則推乎吾黨之工乎詩者作爲聲詩以詠歌之一縣之士詠歌之不足則五縣一州又從而詠歌之五縣一州詠歌之不足則旁近他郡又從而詠歌之於

是篇章之富。合若干首。縣之好事君子。遂擇取其尤者。編而爲集。以我民之思侯。無異於召南之思召公。故名其集曰甘棠集。且俾良序而刻諸梓。良嘗讀詩。至甘棠之篇。蓋深有取夫召南之思召公者矣。召南之思召公。固無往而不在。然乃必於甘棠而見之者。豈不以召公之在當時。嘗布文王之化。且或舍於是樹之下。故國人之被其化者。因皆思其人而惜其物。惜其物則欲其勿翦之矣。欲其勿伐之矣。旣欲其勿翦伐之。又欲其勿敗之。又欲其勿拜之。噫。何其思之至者歟。今我民之思侯。固亦無所不用其至矣。然其所以見之於思者。乃不能如召南之託於其物。願徒有以託之於其詩。豈我侯之宣化於是地。曾無一物之可指耶。意者是物之在天地間。風雨之所飄搖。霜露之所剝蝕。雖其惜之之深。保之之至。或不能免乎。○異日之必衰。詎如是詩之作。播之於一時。傳之於百世。無風雨霜露之虞。有深長悠久之意。是則託之於其物。固不若託之於其詩矣。又況彼之有思於召公者。僅著乎召南之一國。至於他國。則曾未之及。若我侯之見思。不惟著之於一縣。抑且形之於他縣。不惟形之於他縣。又且溢之於他郡。然則我民之思侯。豈果在召南下乎。我民之思侯。旣不在召南下。則是集之命名。甘棠○○○○而刻之。良蓋不得而辭也。集凡二○○○○○○○○具見集中。侯名阿年八哈。

送祝彥明詩後序

三衢祝君彥明。以儒入官。爲浦江文學。三年政成。受代而歸。義門鄭彥貞氏命諸子。姓作爲詩歌。以道其惜別之懷。而吾友宋先生景濂。實爲之序。良雖不敏。竊嘗納交於彥明。又且受知爲特厚。獨能已於言乎。



公之開悟後來。徐公、毛公之感奮當世。趙、馬、范、三公之卓犖一時。無難到者。又可以今之所就爲已足哉。彥明於此。尙有以勉之可也。良也。僻處窮鄉。邈焉寡侶。晝耕夜讀。質問無從。其於彥明之去。寧不盡然有動。願惟禍患餘生。筆硯久棄。莫攄情素。以寫別懷。徒以三衢人物之盛。序之末簡。庶乎期望之私。少寓一二云。

# 九靈山房集卷三

## 送宋景濂入仙華山爲道士序

金華宋景濂先生通古今學。有史氏長材。當至正中。嘗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徵之。固辭不起。後竟寄迹老子法中。入仙華山爲道士。一日良從而訊之。乃曰。昔人有以紳笏爲柴柵。聲名爲韁鎖者。余豈爲是過激哉。願將順性而動。各趨所安耳。余之所安。乃在於山林。而不在于朝市。使其以此而易彼。有大不可者。一決不能者。四。余聞居人倫必以禮。處官府必以法。然自閑散以來。嬾慢成癖。嬾則與禮相違。慢則與法相背。違禮背法。世教之所不容。大不可者此也。又心不耐事。且憚作勞。酬答少頃。必熟睡盡日。神乃可復。而當官事叢雜。與夫造請迎將之不置。一不能也。嘯歌林野。或立或行。起居無時。惟意之適。而欲拘之以佩服。守之以卒吏。使不得自縱。二不能也。凝坐移時。病如束溼。一飯之久。必四三起。當賓客滿座。儼如木偶。俾不得動搖。三不能也。素不善作字。舉筆就簡。重若山岳。而往返書札。動盈几案。四不能也。以一不可之性。而重之以四不能。自度卒難於用世。故舍之而遁。又聞道士遺言吐納修養。可使久壽。故卽其師而問焉。雖然。世之賢士大夫。聞余之有是行也。必並起而嘲之。子知我者。何不贈之以言。使有以解彼之嘲。而且以卒余之志也。良應之曰。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存道也。而其所以爲道者。蓋或施之於功業。或見之於文章。雖歷千百載而不朽。垂數十世而彌存。若是而爲壽可也。苟不其然。願欲潔身隱退。逃



乘人間而苟焉以圖壽爲道。是固老子之所謂道。而非吾之道也。吾之所謂道者。乃堯舜周孔之道也。然堯舜周孔得聖人之用者也。老子得聖人之晦者也。於出也則吾用。於處也則吾晦。而是道之變化。詎有異耶。故生以春陽。殺以秋陰。先生功也。舒爲雲霞。察爲日星。先生文也。功而不宰。文而化成。先生道也。道在是則壽在是矣。夫豈苟焉而已哉。昔賀知章辭祕書之職。請爲道士於剡川。陳圖南不應時君之召。入嵩山爲道士。是皆有慕聖道之晦。而寄迹於老子者也。先生豈聞二人之風而興起者耶。然二人在當時。賢士大夫未聞有非之者。則先生是行。又孰得而議之。且一榮辱齊毀譽。先生之爲道然也。亦豈有假於余言哉。亦豈有假於余言哉。先生名濂。其字景濂。今易其名曰元貞子。署其號曰仙華道士云。友生戴良序。

浦陽人物記序

浦陽人物記一書。監縣廉侯到官之初年。始請縣人宋景濂氏撰成之。記凡二卷。分爲五類。合二十有九人。廉侯將刻梓以傳。而俾良爲之序。良竊以爲置書之原。則翰林承旨歐陽公旣言之矣。而作者之意。則經筵檢討鄭君又言之矣。將復何所云哉。雖然是縣人物之盛。其有繫於山川之所鍾者。或未之及。良安得忘言耶。嗚呼。浦陽於婺爲小縣。其土地僅百里。人民不數萬。無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之貴。無南金珠璣瑋瑁犀象之珍。無橘柚竹箭及他草木之殊異。顧獨於人物之生。不一而足。其以忠孝貞節著者有之。其以政事文學顯者有之。層見疊出。彬彬乎具備。是果何爲而然哉。蓋山川之氣。大則鍾而爲人。小則

發而爲貨寶動植之類。所產者大。則於其小者。蓄矣。郴州多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與夫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則未見其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交州多南金。珠璣。瑋瑁。犀象。與夫草木之殊異。則亦罕鍾乎其人。是又以其所產者小。而於其大者。有或嗇也。嗚呼。亦孰若吾浦陽之鍾其大者哉。然世之人。於其小者。則往往知愛而夸張之。至其大者。則未有能宏搜廣輯以著其盛。以故浦陽之文獻。或不能勝夫。郴交二州之所鍾。今景濂氏以不世出之才。蒐羅廢墜。抉剔幽隱。誤成乎此書。使夫一縣之內。數百年之間。忠君孝友之則。施政爲學之方。以及夫婦之範模。莫不粲然具備。交見乎吾前。其視彼之區區土物之小者。孰得而孰失哉。吾見浦陽之爲縣。將自是而出色矣。雖然。非廉侯之汲汲於表章。又曷有是哉。廉侯名阿年。八哈。爲政未幾。德化大行。蓋詩之所謂愷悌君子者矣。

送欒宣使還省詩序

維揚欒君仲舉。好學樂善。敏於爲吏。□□丞相開府公才之。辟爲其省宣使。今以事抵浙東。道過雙溪之上。於是其弟架。開君與之爲別者。且三載。一旦會之。是郡意甚歡洽。已而仲舉復命相府。詰朝將行。架開君悲四鳥之異林。感三荆之分植。遂賦近體詩一章。章八句以送之。且詒郡庠諸友俾之交和以贈。余方叨居郡庠。目覩珠玉。可無一言以序其首。竊聞漢蘇子卿爲中監時。嘗賦詩以別其兄。有曰。昔者嘗相因。邈若胡與秦。又曰。惟念當別離。恩情日以新。蓋言兄弟相近之時。未嘗不玩之以爲常。邈然若胡秦之不相關。及當離別之際。不忍相舍。方知兄弟之不可離。恩情至此而日新矣。今觀架開是詩。得非子卿之意。

乎。然子卿之詩。特以兄弟之至情言之。至於出處之大致。則固未之有及也。架閣則不然。始之以私恩。而卒繼之以公義。愛兄忠君之心。油然而並生。讀其詩。可以知其爲人矣。以架閣之爲人。則仲舉之賢。又可知矣。良旣欣羨架閣之詩之美。而又慕其兄弟之皆賢。故樂書此以序之。

贈勾無山樵宋生序

曩者承平日久。天下無事。士之居其位者。悉以守常襲故爲職業。而智謀雄偉非常之人。無所用其材。往往退處山林。老死而不出。十數年來。海內大亂。豪傑並起。自武夫賤藝。咸破收采。以用其所長。則向之退處不出者。宜可翻然而起矣。然智謀雄偉如宋君汝章。顧猶隱居勾無山中。方且樵采自樂。而不輕於一出。何哉。汝章爲學。不事章句。頗通戰國時事。善機變。有膽略。尤慨然喜論兵。當兩浙兵起。每退假一室。以默計勝敗。十不失一。若汝章者。可謂有用之奇士矣。余嘗考近代賢材。而怪士之爲學。多不適於世用。談經術者。徒知章句之當守。而不知事情之或迂。工文學者。又徒務以言語聲偶。摘裂相誇。尙每棄本而趨末。求其可用於當時。蓋不數數覯也。世之人不賢者恆多。而賢者恆少。幸而爲賢者矣。又或不足以用世。何才難之若是歟。苟一有其人焉。幸而及出於有爲之時。可不爲之貴重之歟。今吾汝章。以不輕出之故。卒至放棄山林。爲勾無一老樵。此其可以嘻吁流涕而爲當世悲也。雖然。古有朱買臣者。亦嘗退隱會稽山中。賣薪以自給。後竟歷居顯宦。時人謂之衣錦之榮。汝章其鄉人也。年方壯而志方銳。他日必不得□□出。又安知其不終爲世用也哉。汝章出游。甫旬日。卽歸勾無。將從勾無求夫槃諸山而登之。以窺東南。

之故壤。凡目之所寓。皆我師用武處。覽其形勝。當必有感於中矣。

### 禱雨詩序

中書左丞某公。署事之初年。天不雨。自夏六月。至于秋七月。禾盡槁。民以病告。公愀然憂形於色。於是公之賓佐合辭進曰。公無憂也。古有桑林之祝。雲漢之祀。皆所以致力於神也。天而不雨。盍禱之神乎。越翌日。丙午夜漏半。公躬率郡縣百司走神所。而雨卽嘉應。公復與神約。三日雨足。丁未雨。戊申雨。己酉又雨。連雨數日而止。民乃大喜。咸以爲神之所賜。而歸德焉。金華戴良獨不謂然。夫以神和四時。乳百穀。于以煦養其生息者也。今乃嗇其施以病民。必希吏之懇禱而後應。是豈神之本心哉。非神之本心。而乃章章如是者。蓋公之精誠。有以上格于天故也。公之所以上格于天者。非在乎禱之日也。其素行固已合於冥冥也久矣。是故無求而不得。無感而不應也。然則禱之神非歟。曰是也。夫雨暘者。天之所權也。山川者。神之所伏也。雨暘不時。歲有饑饉。則禱之山川之神。豈非天之高且遠也。不可以自聞。不可以自見。而寄之神。是神用天之權也。故天而使之雨。神得而雨之。天不使之雨。神固不得而雨之也。公是以神其聰而天無不聞也。神其明而天無不見也。無不聞無不見。此公之所以致夫雨也。夫如是。民固當視公爲神也。於是民愈喜。咸退而爲喜雨之詩。以歸德於公。且俾次第其言爲之序。詩曰。維浙之東。維黍芄芃。今旣稔矣。伊誰之功。維我相君。視民如子。撫綏輯寧。俾安田里。俾耕俾種。俾耘俾耔。苗則旣秀。雨澤不時。相君瞻焉。爲民憂之。誠之所感。天不我違。山川出雲。降以甘雨。旣優旣渥。厥施斯普。今之上腴。昔也焦土。今之

發榮昔也。稿莽農人相慶。蹈舞踴躍。且歌且謠。擊壤以言。維今之雨。匪降自天。維我相君。錫此豐年。稼之有秋。匪由民力。維我相君。錫此膏澤。我有童烏。捧腹歡如。亦有鰥老。今可以飽。我聞我兵。將討不庭。有糴有糧。可以啓行。相君有心。與天爲一。維國維民。咸食其德。田之多稼。周人所美。時之有年。魯史所紀。爰作此詩。志今之喜。頌我相君。令聞不已。

章氏家乘序

善乎魏國韓公之言曰。謹家牒而不忘乎其先者。孝之大也。余觀章君三益家乘之作。有以見君之孝大矣。人之於其宗。不能無親疎之殺也。聖人因之而制服焉。自再碁而至于三月。而至于無服。其禮有差也。其情有節也。雖然。豈聖人之得已哉。兄之子於己爲從子。若以吾父視之。猶己之子也。推而上之。大父之孫爲從父兄弟。曾大父之曾孫。爲從祖兄弟。若以大父曾大父視之。猶己之兄弟也。又推而上之。以至于無服之親。皆先世一人之分也。若以先世視之。皆己之同氣也。尋流而知源。尋葉而知根。詎可以遠而忘之哉。嗚呼。此家牒之謹。所以爲孝之大也。孝之大者。蓋以先世之心爲心。而不以一己之心爲心也。君之是舉。其殆庶幾於此者矣。章氏世爲汴人。至兵部尙書。始家泉之南安。後自南安遷建之浦城。自浦城遷處之龍泉。其間支系繁衍。後先顯者。以數百計。世遠族殷。漸至於不可攷。君乃疚心瘁志。掇拾於兵燹殘棄之餘。跋涉於道路間關之際。做諸史友。遂爲此編。其他遺言遺行。與夫言有當質者。又別爲篇以見。旣成。使來告曰。吾子雅知我。盍遺一言。以詔吾之子孫。使無違吾志。余聞而歎曰。世之士大夫。其問學非不

富也。辭章非不美且麗也。然或藉之以干利祿。取榮名足乎一己而已。至其祖考之所自出。支屬之所由分。漫焉而不加省者。豈少哉。而於宗人族子。相視如途之人者。又豈少哉。君之用心乃如此。其賢於人亦遠矣。昔歐陽文忠公依漢年表爲世譜。而謂子孫不知姓氏之所從。以昧昭穆之敘者。禽獸不若也。今君做史表爲是書。既無媿於文忠矣。而其所自序。亦曰。子孫視爲不急之務者。非人也。嗚呼。君之用心。其文忠公之心乎。勿替引之。後之人勉乎哉。

### 送人遊龍虎山序

乃者海內分裂。兵戈日尋。而廣信爲郡。實東南之要衝。當陳氏據上遊。卽爲其所侵奪。及參政公奉命南征。提兵不過萬人。舉一郡六縣。如摧枯拉朽。其後陳旣盛。兵東窺。以爭是土。而公之子某。復班師往救。戰敗。陳兵擒其梟將若干人。以歸。由是陳失其勢。遂縮手歸武昌。不敢順流而東。父子一時。何其偉哉。士君乃公之懿親。自起兵時。卽在行間。其所以佐公禁侵。掠止妄殺。卒使恩威並著。爲軍民所歸心者。不一而足。自他人言之。孰不欲同登仕版。以稍自見於時。而君乃衣白衣。日從文儒勝士。相往還。每風清日美。則芒鞋竹杖。訪赤松子於北山。弔沈隱侯於雙溪。于以娛情烟渚。宴景雲林。且不知斯世之多故。而是身之在軍旅中者也。君爲人曠達可喜。然好爲汗漫游。歲之仲春。將從金華南過信之貴溪。登仙巖。窺鬼公峯。從入龍虎山。游諸勝處。龍虎山乃張道陵所居。子孫世其業。至于今不替。君去謁上清之故宮。攬金沙之遺迹。道朋眞侶。徘徊後先。此行當必有所遇矣。然高臺巨桷。斬爲荆榛。斷塹頽垣。悽人心目。蓋陳氏之流。

毒茲地也非一日。君升高而望。歎其興亡。欲求陳將就擒之所。而黎庶之散亡殆盡。於是觀山川之如昨。念人事之日非。將遂執青節。從白蜺。以與夫道明真侶。游於方之外。回視身世。不啻如鴻毛之輕。君亦奇士也哉。嗟乎。君既不用於世。其材無所見。獨觀其出處之際。游從嗜好之間。可以見其志之有在矣。故予於序別。而具道之如此。

送揚州同知赴官序

和陽王秉彝氏。由金華抵三衢。既而以書來告曰。同知三衢郡事某君。今以秩滿調江都。三衢人士咸賦詩以惜其去。而右簡之文。非子之託而誰也。三衢距僕僅百里。遠行道之人。多誦君之美。而獲稍知其爲人。今又重以王君之命。雖不能文。詎得而辭諸。僕聞之。郡府之職。惟別駕爲易爲。蓋有地千里。有民累萬。而趨走之吏。呵衛之卒。一皆視郡守爲降殺。然郡守之任。乃獨重任之重者。責之所歸也。別駕有郡守之榮。而無其責。吾知其易爲耳。雖然。方今天下多故。兵事未息。郡縣之煩勞。非復承平之比。況江都當百戰之餘。城郭無居民。官無第舍。空郊百里之外。遺黎僅數十家而已。當此之時。而有戈甲之供億。芻餉之轉輸。往來之館勞。那守豈能獨任其責哉。吾見別駕之難爲也。雖然。古稱江都多才學之士。竊意其如漢之劉瑜。魏之陳琳。唐之李善者。猶往往避亂山谷間。深□□□□□□□人□羅致之。與之議官□□□隱圖利害。損益以行之。則別駕之易爲。將在於此乎。昔子游之治武城。吾聖人首以得人爲問。僕因竊取斯義以爲序。





二帝三王之盛治。則稽古學古之效。復見於今日。而此書之作。要不爲無小補矣。是以忘其固陋而冒言之。伏惟留神省察。國家幸甚。

君道篇第一

天道運。四時行。君道明。萬幾理。禹、湯、文、武。天下之大聖也。夏桀、商辛。天下之大惡也。而其所以爲大聖大惡之分者。道之明與不明耳。欲爲君。盡君道。道者何。仁而已矣。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有此道也。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喪此道也。大哉道乎。其興亡之所繫乎。景前聖。式後王。述君道篇。

任相篇第二

人主不可以獨治也。必有卿相輔佐之。足任者然後可以君天下。蓋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所以上承王命。下統百司。以治民庶。以定邦國。而治體之得失。國勢之安危。繫焉。昔黃帝任風后。而天下治。高宗任傅說。而君德修。蓋皆得乎任相之道故也。苟卿有曰。強國榮辱。在於取相。其知言者哉。訂官箴。謹侯度。述任相篇。

馭將篇第三

古者國君有難。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是則帝王馭將之道。惟在推誠以待之。三代以降。人情日異於古。其待武士也。始皆折之以氣。而結之以恩。蓋不折之以氣。則流以姑息。而生驕。不結之以恩。則過於嚴肅。而生怨。生驕與怨。非止費財玩寇之弊。而有不戢自焚之患矣。揚子雲曰。馭得其道。則天下

狙詐威作使馭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威作敵後世欲治之君可不熟慮而慎行之述馭將篇

用人篇第四

書曰。翁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蓋天子者。一世人材之宗主也。九德之士。所當兼收並蓄。布而用之。使各隨所長。而施於事。則百官皆賢。而互相觀法。百工皆治。而不失其時矣。然古之用人。必貴於有德。而後世人主。或以才藝取人。而不稽諸德行。故有才無德之人。咸得以進之。噫。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君子宜慎擇焉。述用人篇。

愛民篇第五

人情之所欲。順之則安。擾之則危。故虞廷君臣相戒。必曰。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而太公之告文王。亦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此愛民之道也。自是以後。惟漢鼂錯論三王之所以本人情者。庶幾近之。以故文帝用其言。而以清靜爲治。卒至黎民醇厚。刑措而不用。愛民之道。其尙有出於此乎。傳曰。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殆謂是歟。述愛民篇。

足食篇第六

足食之道。惟在於厚民。蓋民者財之府。而財者民之命也。故善興國者。必先義。而後利。善養國者。必先民。而後國。先義而後利。所以教民順也。先民而後國。所以使民富也。民苟順矣。則國不至於不利。苟富矣。則國不至於獨貧。傳曰。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又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其是之謂乎。

法常典。原人情。述足食篇。

制兵篇第七

天生五材。兵能撥亂。故軒轅之興。其戰七十。征頑伐鬼。代不絕書。兵其可去乎。然考之古。天子之兵。止於六軍。六軍之兵。止於六卿。其出也。則爲士。爲卒。爲旅。爲軍。爲師。其入也。則有比。有閭。有黨。有旅。有州。有鄉。旣無坐食之費。復無長屯之苦。烏有如後世之所謂兵者哉。雖然。田不井授。賦民無藝。而古制之不復久矣。漢以來。能以節制伎擊。著定四方。載之史冊。有足徵焉。續戎功。奮武衛。述制兵篇。

慎刑篇第八

古者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蓋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君子於是而盡心焉。嗚呼。刑於聖人。雖不得而廢之。然非其得已也。是故不教而民從。上也。以身教之也。教之而後從。次也。以言教之也。旣不能教之以身。又不能教之以言。而民有弗從者。乃從而刑之。下也。刑之而當罪。民固無所憾矣。又從而虐之。苦之。誣之。抑之。有罪無罪。同歸於非命而死。不亦大可哀乎。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本忠恕。示欽恤。述慎刑篇。

遠佞篇第九

自昔小人。將竊取其權寵。必先潛觀密測。覘伺上意。而迎合之。蓋以人主好惡之不同。喜怒之難必。不如是。不足以爲容悅。取媚之地。故薛公事齊。必視美珥所在。以立其愛姬。申不害相韓。必視昭侯所悅。以謀

其國事。讒佞之事。君多合而少忤者。大抵然也。夫巧言如簧。詩人刺之。利口覆邦。聖人所惡。有言者不必有德。而佞者不知其仁。爲人上者。可不有辨於斯乎。述遠佞篇。

納諫篇第十

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諍於下。則君明於上。所繫重焉。是故古之明王。求諫如不及。納諫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蓋己過難知。惟恐其不聞也。堯設諫鼓。禹拜昌言。上聖且爾。況下此者乎。易曰。山下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述納諫篇。

春秋三傳纂元序

錯薪刈楚。披沙揀金。微事尚然。而況於學乎。況於聖人之經。有所蕪沒於傳注者乎。然則春秋之文。昭揭千古。學士大夫。往往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統緒之會歸者。無他。亦惟傳家之言。有以混淆其間故耳。嗚呼。春秋辭尚簡嚴。游夏之徒。已不能贊以一辭。而吾聖人之微言奧旨。果有待於支離繁碎而後見耶。傳春秋者有三。曰左氏。公羊氏。穀梁氏。然公穀主釋經。左氏主載事。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而因以求意者。左氏之功爲多。然而義例宗旨。交出乎巫。祝。卜。夢之間。讜言善訓。不多於委巷浮戲之語。鱗雜米聚。混然難證。而公穀之說。又復互相彈射。不可強通。遂令經意分裂。而學者迷宗也。良自蚤歲受讀。卽嘗有病於斯。尋繹之次。因取三家之言。稍加裁翦。以掇其元要。疏之經文之下。其於一事之傳。首尾異處者。旣得以類而從。而文意俱異。各有可存者。亦皆並列其語。然後隨文觀義。若網在綱。雖行有刊句。句有刊字。非

復本文之舊。而鋤荒屏翳。使之日星垂江河流者。不既有助乎。方之刈楚揀金之細。不又有間乎。雖然。亦將藏之篋笥。以自備遺忘而已。若夫優柔厭飫。自博而反約。則三君子之成書在也。予亦安敢有所取舍。其間以爲是經之蠹哉。

黃氏南薰樓會飲詩序

庚申之秋。余訪蘇太史先生于黃氏義門。將自是入越。黃氏之老資深公。堅留不聽去。旣而劉君養浩。趙生彥方。亦相繼而至。而吳侯子宇。則固客授其家。資深悉宴之。宅左之南薰樓。歡洽殊甚。養浩以此會雖出邂逅。然蘇先生來自城府。彥方至自邑。己與子宇館寓雖近。而亦一居嚴陵。一家烏傷。萬山中。不鄙謂余。又方回自千里外。一日畢集於此。豈偶也哉。觀江山之如昨。念人事之難常。誠不宜以無紀。資深之子仲昭。英俊子弟也。聞之喜躍。卽請以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分韻。而余得此字。先生且命書歲月。遂序之云。而系之以詩曰。昔出念途阻。今歸歎年駛。泰階謂久平。吾道有如此。主人識余意。開筵集文史。庶令歡宴餘。悶懷爲之洗。談諧皆素心。倡和盡知己。此會諒難數。不樂將何俟。

# 九靈山房集卷四

跋鮮于伯幾所製劉遺安壽詞後

右漁陽公所製遺安使君壽詞一章。蓋使君以元勳世胄。出治外服。歷守東南諸大郡。一時賢士大夫多出入其門。今觀漁陽此詞。語意既多引重。而字畫復恪謹不少放。則以久游其門。而知敬其人故也。按此詞作於辛丑之歲。閱明年而漁陽沒。又十年而使君亦薨。詞爲使君家物。歷三世尙寶藏無恙。而其嗣孫師稷。復以文藝爲諸公所歸往。世澤之滋。於是乎在矣。吁。豈漁陽所謂濟人陰德。有以致之耶。

三先生手帖後題

友人宋君景濂。以三先生所遺手帖聯爲卷。問出以示良。良思三先生學擅一時。一時之人咸仰之望之。雖得其片言隻字。不翅如折圭斷璜。保護惟謹。彼於三先生之學。未必能知之。而乃貴重之若是者。其志在翰墨耳。今景濂之爲此卷。則以久游三先生之門。知慕三先生之學。願以存歿相半。離合靡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因欲卽是而見之。所以然者。本志乎三先生之學也。翰墨云乎哉。雖然。三先生之學。亦豈無見於斯。自今觀之。或制度之有考。或文章之有稱。或經學之有述。蓋皆示景濂以爲學者也。使景濂無志於三先生之學。則已。有志於三先生之學也。寧不卽是而有得哉。良也不敏。亦從景濂之後。以登三先生之門。其於三先生之學。曾不能如景濂之有得也。故因題卷。併志予愧云。

題樓彥英詩卷後

士莫不有能爲之材也。然非值夫得爲之時。則亦無有可爲之事。君子之論人。又可拘拘於事爲之末哉。烏傷樓君。自其壯年。卽以智勇聞。已而羣盜起鄰境。勢甚猖橫。吏卒咸縮手環視。莫敢誰何。君乃匹馬往捕。擒其罪首六人者。歸之官。於是縣府爲上其事。部使者加審察焉。文達中書。遂遵故事。賞其功。調浦江之政。內鄉巡檢。時當承平日久。聖化涵濡之深。雖鼠竊狗偷之伍。亦皆奔走遠遁。職警邏者。往往無所用其武。故君雖武人。巡檢雖武職。反爲之屏旗幟。棄鉦鼓。日從文儒之士。賦詩寫竹。呼酒以爲樂。退然若不以武功致官者。彼此一時。何其異哉。使君於立功之後。仍值夫得爲之時。以展夫能爲之材。則其事之可言。當不止如向之所施而已。不然。豈君之武材。獨施於未官之前。而不施於旣官之後耶。人之論君。願欲拘拘於事爲之末。斯亦過矣。君今以歲月代去。文儒之所與游者。莫不作詩以祖其行。良方讀禮山中。不及從諸公之後。以相與詠歌之。因君之出示此卷。故爲書其出處之大槩如此。而不暇計其言之不文也。

題余廉訪五大篆後

右東澗第一家五大篆。武威余公爲義門鄭氏書。鄭氏聚居白麟溪之上。自其九世祖冲素處士綺以來。咸能守其家法。爲之子者。必孝於其父。爲之弟者。必恭於其兄。爲之婦者。必順於其夫。其爲父兄夫也。亦各以道而自盡。如是者。歷二百餘年。不少變。至大末。有司旣爲上其事於朝。號其門曰孝義之門矣。至正庚寅夏六月己丑。公持部使者節。分按至浦江。復過其居而訪問焉。爲之低徊太息者久之。且曰。吾於浙

水之東已皆按歷之矣。恨未見如鄭氏之孝義者。有孝義如鄭氏。可不善其善。以爲之勸哉。乃爲書此于庭曲之石。俾其子孫世守之。嗚呼。鄭氏果何以致是哉。謹按東浙統有七郡。而七郡之中。以州計者六。以縣計者三十有五。其土地非不廣也。人民非不衆也。豈無貴極公侯富比封君之家。足以見重於一時者。今公咸不之取。獨於鄭氏而有取焉。是果何以致是哉。公之此意。蓋以屬部之內。知孝其父者多矣。或以事兄之間。而不能以盡恭者有矣。能孝於其父。恭於其兄。或不能致其夫婦之相和者有矣。或父子兄弟夫婦咸盡其道。而不能必其九世之遠。二百餘年之久。猶克守其家法而不墜者有矣。凡是數者。一有所不能。則雖籠天下之貨寶。不足以爲富。羅天下之祿爵。不足以爲貴。而其可富可貴者。惟在乎鄭氏之孝義也。是則鄭氏之家。固宜爲七郡之稱首。而豈無以致是哉。雖然。非公之表而出之。則七郡之民。亦無自而知之矣。抑予聞之。孝義非一家之行。而七郡之民。莫不盡能之。能之而或不爲。是皆有愧於鄭氏者也。不惟有愧於鄭氏。其亦獲戾於公矣。公之此舉。豈但爲鄭氏計哉。七郡之民。猶懼其獲戾於公。而況爲鄭氏之子孫者。繼今以往。宜益敬守其家法。以保有乎此石。勿使恃其門望之高。而不念其累世之勤也。吾恐其獲戾於公矣。嗚呼。可不懼哉。公唐兀氏名余闕。字廷心。元統癸酉甲科進士。歷官臺閣。今由翰林待制。出僉海道肅政廉訪司事云。

重刻冲素處士墓銘後題

義門鄭子敬氏。間出其晏宜明所作冲素處士墓銘以示良。且曰。處士於予爲七世祖。墓在家東百步許。



銘石埋墓中。而此石本蓋嘗得之宗人處。惟是鼠蠹之餘。懼其久而益壞也。固已裝藏成帙。請于待制柳公。著其作銘之始末。今復將命工摹刻。以傳示吾徒。子柳公弟子也。其幸爲我識之哉。良嘗往來縣境。歷覽百里間。問其故家遺俗於縣人。則自宋以來。達官貴士之門第。往往而有。然求其子孫以叩其家世之懿。乃皆吃吃不能道一語。或得其家乘而觀之。其不勝感慨者多矣。處士之在當時。不過一窮書生。然能以孝行率其家。至其臨歿。猶歆血示子孫。毋分居。致使遺澤之滋。至于久而不泯。同門合釜。九世如一日。是何彼此之或異哉。嗚呼。孝行之至。天地可得而動。神明可得而通。金石可得而貫。況其嗣人。宜其豐碩衍裕而無涯哉。視彼區區希榮徼寵於一時者。又惡得而齊之哉。雖然。處士之孝行。固卓然矣。向微宣明之文以爲之引重。其不隨世泯滅者幾希。是故斯文之在鄭氏。不翅如寶玉之在世。棄擲埋歿。糞土不得掩。雖其暫晦於一時。又復有收而珍之於他日。天之報施處士也。若是哉。然則處士之子孫。其可不務謹其傳哉。若子敬者。亦無愧乎爲處士之子孫矣。

跋倪夫人遺事後

蓋自分田制祿之法。久不如古。而士農工賈之家。遂至兼并無藝。貧富不均。厭飽私橐者有之。操瓢爲溝中瘠者有之。於斯之時。有能以其所餘。惠諸鄉邦之不及者。蓋亦天理人心之所發。豈必有爲而爲之哉。迨其後也。天恆報之以福。俾其子孫之享有豐盛。至於累世而不替者。是固理勢之宜然。而非若人之所券也已。睆陽之西鄙。有倪夫人者。故宋進士諱永年母也。亦旣家富於財。遂教其子孫。當以惠及鄉邦爲

心歲有羨餘。必使縮其時。直什之二。而平糶之。以爲常。一有不遵其教。卽款歛就寢。竟日夕不食。子孫肉袒謝罪。改之乃已。而倪氏卒以忠厚相傳。迨今五世之遠。二百年之久。而其家之豐盛固自若也。或者以爲此皆夫人種德之報。而不知夫人於此。曷嘗有一毫計望之心哉。雖然。向使夫人之教其子孫者。一不能以若是。吾見德惠之罔施。而侵虐之是恣。雖欲求其五世二百年之豐盛。又可得乎。夫人之所以爲子孫計者。其亦慮之審矣。然竊怪夫夫人之在當時。不過居處閨門之內。勤勞饋食之間。非有詩書之漸染。師友之薰陶。而其處心積慮之際。乃能忠厚之如是。則世之以大丈夫名者。果皆夫人若哉。彼其聞夫人之事。其亦少愧矣。夫人之四世孫慶予。姻也。因出余觀光氏所錄遺事。以相示。故輒書而歸之。

書柳待制詩後

待制柳公。旣詞仙華先生于化城精舍。且爲刻其所著墓碣。植之。其於師友之誼。亦云至矣。而又歸賦此詩。豈得無意於其間哉。良嘗觀公之詩。所謂淒其十霜露。墓草今幾宿之句。未嘗不爲之愴然有感。先生歿於至治辛酉之春。而立祠植碣。乃在於至順庚午之冬。相去踰十載。而詩中有及於此者。固已恨其表著之晚矣。抑不知後此又十載。而公亦歿。其墓草之淒其者。迨今亦十霜露。而近塚之祠。表墓之碣。曾無一之或具。是何公之待先生者爲甚至。而後人之於公。顧乃若是忍哉。良旣登公之門。而承其訓教。固不得不爲之有感於斯矣。詩爲化城所藏。今其主僧□□□□□□□□□□好事。則□朝誦而莫詠者。又安知其不與良同此感也。噫。此固□□□垂勸於後世也夫。

劉鏞字說後題

予友許君存仁嘗以叔聲字其徒劉鏞。且著文三百餘言。序鏞之能聲者甚悉。叔聲復求申其說。予聞鏞鏞之法必擇精金爲之。金精矣。又必考古制而參合之。制合矣。又必求良鳧氏。審其輕重。均其薄厚。分其小大。而後範模之用具焉。蓋金不精則失之滓。制不古則失之鄙。重輕不審則失之紊。薄厚不均則失之雜。小大不均則失之混。此五失者一有不除。鏞固鏞矣。其能美於聲哉。是故善爲鏞者深察乎此。使無一之不備。然後會精神運橐籥。一鼓而成。植簾而懸之。循隧而叩之。則噌吰也。清越也。又何其善鳴也。甚哉。鑄鏞之難也。如此。今叔聲年甫及冠。溫焉而易。毅焉而方。其質信美矣。是不猶金之至精者耶。質旣良矣。非六藝之書不講。非聖賢之志不存。舍流俗之所習。而欲求通於千載之上。是不猶考古制而參合之者耶。二者固不可及。又得許君爲之師。許君文懿公之子也。其家學之正。遠承考亭之傳。是不猶世之良鳧氏者耶。蚤夜孜孜以仁義鍊之。以禮樂鎔之。懼其偏也。扶掖而正之。懼其放也。攝束而約之。是不猶分小大均薄厚。審重輕者耶。自是厥後。德業著乎躬。名譽聞于時。近而一鄉。遠而四海。無不知有叔聲。是不猶鏞之善鳴。噌吰而清越者耶。嗚呼。以叔聲之名。觀叔聲之爲學。何其似也。雖然。金之模範。鳧氏能爲之。人之模範。則師之自爲也。以近取譬。其果有異乎哉。揚子雲曰。孔子鑄顏淵矣。淵固精金也。非孔子爲之範。模能鑄之乎。許君願學孔子者也。其必有以知叔聲者矣。

良少時嘗讀故禮部尙書王公所撰丞相葉信公墓銘。而知公平生大節。歷官行事之槩。後三年始從東陽許君。獲觀公之遺墨。蓋君先世有權海寧令者。海寧公之鄉邑。故以此四帖先後遺之。其第五帖則與其弟竹友家書。而因及許令之賢。遂皆爲許氏子孫所藏。嗟乎。令之距今不百年。其家去此不數舍。而其愛人戢暴之政。所以致邑人戴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者。後生晚出。已無從考知。必觀此數帖而後見。則世之人非附青雲之士。而欲垂聲於後世。蓋亦難矣。良既得以快觀前修之真蹟。而又有以竊窺先達之爲人。抑何幸歟。後學浦江戴良謹題。

張如心先生哀辭并序

予自童丱中。卽聞張君如心之名甚熟。己巳之歲。始獲見君子于邑下。君方與一二耆人長德。從容鄉校間。義冠褒衣。掀髯聳目。張拱而肅趨。有足以壯威儀。存矩度者。予時雖未暇叩其問學之淺深。然觀其動作之間。固以知其爲信厚君子矣。自後挈挈道路。不得數從之游。而君亦教授于外。不常家居。如是者十年。及予受室於邑之趙氏。去君之居爲甚近。君歲時來歸。乃相與往來如平生歡。君晚得脾病。顧已憊甚。坐起不自遂。每聞予至。猶強扶出迎。道古今事變。前賢蹤跡。亶亶若珠比鱗列。予然後知君種學之深。凡其動作之見于外者。果非偶然也。公家故貧。室廬不足以容膝。衣食不足以給體。而氣高自足。無所仰於人。環堵蕭然。有書數百卷。隳然自放。用是尊官要人。鮮克知之。大德中年將五十。始用薦者。起爲縣文學。尋以母老辭去。平居無他嗜好。惟肆其意於歌詩。善偶儷。工篆籀。精楷法。而士子評里黨之宿學。蓋未嘗後

君也。嗚呼。君今其死矣。新學晚生。失所依歸。而吾邑之文獻。將遂絕乎。方悲不自勝。而君之子。端臣。請予爲辭。以哀之。乃爲追述平生。而爲其文曰。瞻彼仙巖。其高萬仞。鬱穹窿。有美一人。鍾奇孕秀。潛其中。吁。嗟美人。受質孔弱。志則充。無脂無韋。分甘處悴。家四空。日閱其儲。飯有脫粟羹芥菘。人不我堪。我躬甚泰。色甚雍。深衣大帶。儼存矩度。無墜恭。學徒駿奔。聆厥風旨。覲禮容。我年未冠。猶雀方乳。鹿方茸。歲時相過。稱詩誦文。好甚隆。執手謂我曰。子之志我所同。願作昌黎。低頭東野。爲雲龍。我方藉之如石。就鑿金就鎔。執神之苛。一朝奪使翳蒿蓬。耆舊盡矣。狐號歙舞。靡若風。顧瞻我里。溟濛泱泱。吾曷從。奈之何哉。有崇斯土。元以宮。嗟彼牧人。毋登其隴。翦其松。

吳先生哀頌辭并序

先生婺浦江人。諱萊。字立夫。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大吳公子也。至正元年十月某甲子。以疾卒于家。得年四十有一。嘗一試于禮部。不中。二子諤。謚葬先生于某原。葬後一年。命良爲辭以哀之。良雖不敏。然嘗承學於先生。誼不得辭。乃爲追述平生。而爲其文曰。檀車旣堅兮。駟馬旣良。出門折軸兮。竟斥棄乎康莊。嗟嗟夫子兮。學實賴之。天不可測兮。道不可常。昔夫子之有生兮。體子子其羸。旣雖求師與取友兮。曾不遠違乎故鄉。遂取則夫前修兮。亦旣蹈乎大方。入書林而馳騫兮。闖藝苑以翺翔。奈學業之已修兮。尙名譽之未彰。豈不登名以一薦兮。曾不假翼於鸞凰。乃娛憂以舒憤兮。寫鬱紆而成章。曰有俟乎千載之下兮。庶無掩乎斯文之耿光。人固有偃蹇於一時兮。終前困而後昌。何夫子之齋志以死兮。卒無以自副其



漢兮刮虞唐。騁雄辯兮爛文章。射星斗兮奪光芒。闡幽祕兮揭正陽。斂子飾兮儘迴翔。暢厥實兮矚煌煌。履至訓兮蹈大防。兄弟雍兮親樂康。羽旣就兮勢乃揚。望白雲兮期帝鄉。帝鄉遠兮天一方。命輒車兮騁康莊。豐隆遇兮靳不將。忽被髮兮下大荒。嗟原伯兮志實強。何中路兮蹶超驤。命固屈兮譽則彰。願父母兮勿永傷。彼羣黎兮直糝糠。名隨身泯兮孰濯其芳。嗟原伯兮獨耿光。雖天且困兮猶壽而昌。

陳彥正哀辭

山礧礧兮水瀏瀏。下土漠乎其廣大兮。吾何此焉是留。惟擇里以處仁兮。乃前志之嘉猷。倘有人焉其足藉兮。寧遠舉以遐遊。噫夫人之挺生兮。信喜能而好修。探往聖之逸軌兮。仰先哲之洪休。道雖隱而必履兮。理雖微而必抽。紛吾既有此內美兮。仍剗剛以爲柔。哀白日之不與兮。冀匠氏之一收。苟吾材之適用兮。又何問梁棟之與薪樗。亦旣登名於仕籍兮。曾素志之不酬。雖不酬亦何傷兮。有自得之悠悠。昔先子之詔予兮。謂時俗之方偷。獨夫人之超卓兮。固君子之所周。吾方恃之以有濟兮。妻驚浪之漂舟。淩大江之漫漫兮。幾如是不自陷於中流。旣相我者之不愆兮。又何爲乎舊邱。行躑躅而無從兮。念去此而奚投。假大龜以視兆兮。將駕馬以行軌。已矣哉死者不可作兮。吾雖居此其誰儔。

蔣季高誄辭并序

亡友蔣允升字季高。婺之東陽人也。善讀書。工古文辭。知名朋友間。丁酉歲家居。遭疾。竟不幸夭死。予方避兵萬山中。距其家遠甚。不得一撫其櫬。以盡其哀。因追思其平生可列者。爲文以誄之。誄曰。茫茫大

鈞孰秉化樞。淑慝所著參。差報施惡不常覺。善不常禔。貞焉而天狼焉。而耆謂天聽卑。我是用疑。哀哀夫子。亦孔之辜。惟于之先。奕葉紛敷。邁烈言言。垂聲吳吳。爰暨乃考。養德益腴。篤生吾子。誕茂淑懿。如鹿之茸。如鸞之雛。亦旣弱冠。克構堂基。其文與學。日動里閭。子之爲學。潛心以稽。鈞深索隱。探蹟研幾。何經不窮。何史不推。上下百代。指掌而窺。子之爲文。惟古是師。簡不遺理。繁不費辭。譬彼錦績。五采爛如。等輩爭取。朝玩夕披。人覩其著。莫究其微。道旣克明。動罔不宜。義以爲閑。禮以爲輿。孝實蒸蒸。友亦怡怡。在家而理。在國必治。凡厥未試。我惟子知。子之在世。蓋亦庶幾。苟遂遐年。疇克似之。庭梧挺秀。方茂其枝。荆玉蘊璞。將獻于時。云胡一日。光掩芳萎。嗚呼哀哉。元首兮未華。壯志兮竟墜。逝日兮何長。生年兮須臾。俄舊宇兮改觀。乃遽襲兮遺衣。少妻兮嗷嗷。幼子兮呱呱。魚駭躍兮同感。烏哀鳴兮增欷。豈外物兮有遷。固歡悲兮情移。嗚呼哀哉。撫氣化之盛衰。念逝者之莫追。奈輜車之在側。將俟時而啓途。魄黝黝兮魂飛飛。子去我兮何歸。旣顧瞻之靡及。庶陳情於素旛。嗚呼哀哉。

朱茂清哀辭并序

茂清。朱漳。世爲婺之烏傷人。其家距縣五十里。近茂清嘗以事至縣。謁縣大夫歸。俄而疾甚。竟死。年四十。云。初。子客郡城。寄郡東門外家焉。一日。郡兵戕其帥。城門晝閉。城外居民卽謹。無男女老幼。空其室。盡行。子亦挈妻子登舟。遡流至烏傷境。因自歎去家遠。行囊枵然。無以給。子材性下。又無他伎術。搖動人。又不。得好義。僦儻之士以相倚。子其不爲溝中瘠也。其幾矣。爲是憂之甚。旣而遇茂清於道途。茂清乃迎入其。



家見其子姓。已卽館之別室。飲食供張。無一不如意者。留茂清家踰二月。而郡民之道還者踵至。予亦買舟竟去。且別泣而言曰。予去茂清而歸。予其誰與處耶。他日或還山。或仍客郡城。予卽不能往。茂清其過我耶。茂清曰。是亦漳之言也。予旣復居郡東門。且將致茂清雙溪上。而或以茂清訃聞。予時雖哽塞不勝。莫詰茂清死狀。然不敢卽哭之者。猶冀訃者之或妄。後會伯清至。其言與訃者同。伯清。茂清之宗也。嗚呼。茂清之死爲不妄矣。茂清善讀書。有幹蠱長材。然樂爲人解紛。居丹溪之上。而丹溪之人愛慕之。其長老教其子弟。必以茂清爲言。其鄉鄰之鬪爭無訴者。宗族之顛連無告者。皆曰。自茂清亡。使吾無所依。而深以爲恨。茂清嘗買宅一區。買田數頃。將以贍其族人云。噫。茂清之賢止此。而竟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予旣悲茂清之死。而又悲予之生而無助也。作辭曰。維材之良。維行之臧。維壽命之不長。嗚呼。天其不予相也。如之何弗傷。

祭先師柳待制文

嗚呼先生。文場之帥。士林之雄。天旣生之。其必有意。將豐將隆。先生之生。雅厚英邁。越自成童。展已得師。蚤叩巖南。繼謁仁翁。衆理之淵。至道之闕。遂燭而融。乃充新得。斂彼豪英。一變溫恭。先生曰嘻。庶廣見聞。觀厥會通。龐材碩德。一二徧參。有符其同。遂發緒餘。衣被海內。揚厲文風。王公戚里。絨幣走門。惟日憧憧。二十年間。穹龜鉅碑。照耀提封。我業已修。日驗於爲。以攄厥鍾。實艱初試。邑校州庠。繼登辟雍。青衿胄子。聞羶而附。鼓篋而從。司鐸奉常。領教儒臺。聲甚颯颯。包茅有貢。覆溺江湖。再歲而逢。先生疏之。俾附軹傳。

以活疲癯。從祀匪德。禮官憚威。莫敢告忠。集議之頃。先生折之。氣厲言雍。又洩洪都。曾未期月。教兩其濛。乃嚴矩範。乃聘名師。乃飭儒宮。我驅我理。先生正之。慚屈官聾。已聞有粟。先生均之。廩士告豐。報政而歸。蜀山之下。浦汭之東。飲水著書。爇薪照字。歲且十終。四海環胸。英聳如山。炳煥猶龍。飛刻交章。論薦公車。上達帝聰。帝曰俞哉。命掌厥制。士論稱公。而今而後。庶其大用。以收厥功。天胡不仁。賀轍未安。門已弔。嗚呼先生。今其已矣。士失所宗。良也。登門幾年。于茲肇自童蒙。月夕風晨。婆娑誘掖。猶記德容。教我食我。戒我勸我。在麻之蓬。臨別謂我。若子之質。纖而必洪。窮茲賤寒。乃我之責。可不薦庸。我觀先生。我得我失。若關厥躬。一朝棄我。山摧谷崩。事若夢中。先生之生。位不滿能。亦云顯崇。先生之年。踰七望八。孰曰非翁。得正而斃。固亦無憾。我意不充。哲人其萎。道日淪喪。孰繼遐蹤。我悲先生。夫豈我私。亦哀道窮。輻車旣駕。恭陳薄奠。矢辭告衷。嗚呼先生。魂魄毅兮。鑒我哀恫。

大人祭柳待制文

嗚呼哀哉。委河海不足以喻公之沈博。雄深披星斗不足以喻公之華辭麗筆。當其創意遺言。摘毫行口。下追班馬。上睨莊屈。莫不陶鎔乎神化。陵駕乎儔匹。而況律已溫恭。接人忠實。行非難繼。而動有典常。言不乖忤。而心存警飭。追古人而與徒。豈庸態之能測。信人物之標表。誠當代之英特。至於居官洩事。務殫厥職。緒正奉常之儀禮。化洽成均之訓迪。提文印於儒臺。啓藏書於石室。皆足以垂譽來今。騰輝古昔。然而官僅階於五品。祿不上於千石。曾未得歷禁林之獻納。究蘭臺之撰述。何鳳翥而鵬飛。忽飄散而星沒。

嗚呼哀哉。國殞其良。孰爲衡石。人殄厥師。莫有矜式。彼縉紳之在位。因匍匐而賙恤。紉公之棺者。有以駭都門之見聞。臨公之喪者。有以興閭巷之嗟惻。況某等近連姻婭。早蒙振拔。當靈車之遠還。情悅悅以何極。睠荆山之故墟。日徜徉乎履鳥。曾歲月之幾何。遽長掩於元室。痛幽明之負隔。莫有酬夫舊德。列觴豆以告哀。尙愀焉而來格。嗚呼哀哉。尙饗。

祭方壽父先生文

維至正十二年歲次壬辰十月辛丑朔越十九日己未。近故北村先生方公歸葬北山里。生某等設韓道左。薄陳香幣之奠。爲文以告之曰。人之有生。具剛柔之理。稟正通之氣。雖所遇有窮達之殊。然所就無彼此之異。故其見之於行者。或不能以少伸。而其託之於言者。則庶乎其可恃。言之精者爲詩。發乎情而止乎禮義。顧時世之迭更。遭風變而雅廢。苟有道以爲之根本。則出其緒餘。亦皆不以盛衰而二致。先生於斯。可爲有志。是以雖當巢傾顛覆之餘。橐倒壺垂之際。然猶以貧自娛。以閑自肆。方策竹以爲筇。或紉蘭而作佩。訪虞帝於蒼梧。弔屈子於湘水。計足跡之所經。匪山巔則水濳。故凡草木之英華。魚蟲之狀類。莫不窮搜遍覽。以爲朝吟夕唱之具。所以篇章之雜沓。壹是翰墨之遊戲。或託物以寫懷。或緣情而抒思。或登高以詠古。或望遠而諷世。但此情之有適。曾不恤夫室之空而躬之瘁。迨鬢宮之借師。遂有來夫戶屢。以其得諸己者淑諸人。亦既有以慰懌其心意。信鄉社之長城。實斯文之徽幟。暨晚年之放曠。稍沈酣乎酒醴。挾麴生以與俱。臥菹樽而徑醉。較劉伶與李白。又何異乎伯仲之與翁季。惟僊華之故墟。賦衆芳

之所萃。當先公隱居行義於是中。而括蒼有吳延平有謝亦翻然而來。涖人之望之。要不翅夫呂氏之友。朱張方參居而鼎峙。當是之時。其媚學之徒。惟蜀山爲可仰。他若田居子之清醇。深島君之精邃。亦皆可挹而可厲。先生之於三公。咸弟撫而兄事。庶幾大雅之風。永振巖南之里。豈期人事之難常。游若晨星之飄墜。幸靈光之獨立。尙嵯峩於風雨。里黨以之而壯觀。山川以之而暈媚。竟斯人之不淑。亦塵飛而烟委。嗚呼。繼今以往。典刑日以曠遠。鄉學日以陵替。閭巷何從而考徵。士子何從而淬厲。將見黃鐘大呂之音。自是而不續。而濮上桑間。且交陳而並舉。某等之於先生。或以姻親而託交。或以鄉枌而叨契。或以弟子而游從。或以友朋而密邇。咸資晉鄙之薰。得免君子之棄。夫何鄰燭之輝。不照泣麟之淚。當靈車之旣駕。痛哲人之云逝。託雞絮以陳誠。尙愀焉而鑒視。尙饗。

志樓楨殯記

嗚呼。莫慘於楨之殯。楨於予爲姻家子。予往時嘗寄邑下。居相邇也。每見楨在羣兒中。眉目清揚。進趨閑整。心異之。旣而楨有祖父之喪。予往弔其家。復見楨衰絰中。呱呱涕洟。若常習於禮者。用是益奇之。其後楨家寢衰。橫逆蠱起。楨纍然無依。予亦挈單道路。不得日與楨接。歲時間一見楨。楨則泣而言曰。吾祖父不幸俱歿。不令子實遭多難。萬一不能自支。將無以見先人於地下矣。予至是則又未嘗不壯其爲人。一日楨果以狀聞于縣。慨然欲興植其家。久之其橫逆由是也。楨復訴之大府。大府頗疑其事。楨乃悲啼恐栗。爲兒恆狀。大府官憐之。因得具陳所訴。大府方欲爲之究治其冤。而楨已死。其可哀也夫。嗚呼。予於樓

氏嘗接其祖子孫三世矣。始觀楨之祖父俱亡。固已竊爲樓氏憂。及見楨之能自樹立。以禦強侮。又未始不爲樓氏慶。今又聞楨之死。則樓氏之憂未有艾也。俯仰十餘年間。觀其家之盛衰。而置喜戚於其間者。已變更之若是。則凡斯世之人。欲藉其子孫之久保其家而不墜者。皆可悲也。寧獨樓氏哉。樓氏世居婺之浦江。有諱某者。於楨爲四世祖。嘗受業東萊呂氏之門人。祖諱某。父諱偲。母趙氏。生於某年某月某日。距卒時得春秋十有四。至正二年七月某日卒。卒之日也。卒後之某月某日。乃殯其柩于某原。且使請文於予。予年長於楨。而分高於楨。視楨猶子也。故爲文以志其殯。

陳府教壙記代作

先君諱士貞。字彥正。姓陳氏。婺之浦江人。曾大父諱文煥。通春秋穀梁學。嘗以登仕郎自試入官。會宋亡。不仕。杜門著書。有春秋質疑傳學者。大父諱德潤。父諱遠。大入國朝。以材自效。仕至承事郎。温州路平陽州判官。妣黃氏。繼林氏。先君林出。生於大德六年壬寅十月辛酉。卒于至正六年丙戌六月丁巳。得年四十有五。初娶凌氏。先卒。再娶王氏。俱無子。倫以從子爲之後。王有女一人。曰佶。適翰林待制柳公之孫穎。先君卒後之六年某月某日。乃克葬于興賢鄉之嚴家塢。從治命也。先君自幼知讀書。記誦日數千言。及長。欲以明經決科。從鄉先生深鼻吳公游。習春秋以襲家學。居久之。有司使試藝鄉闈。一不中。輒束書而歸。終身不再踐場屋。初巴西鄧公在翰林。聞先君之學行。與同列薦之朝。事下江浙行中書。初授衢州路清獻書院山長。以疾弗果。上改授處州路石門書院山長。在官未期月。丁內艱。再長建德之釣臺。衢之柯

山二書院。乃以累考序遷龍興路富州儒學教授。先君慨然思奮拔以自見。命下卽趣裝上道。俄而疾作。竟卒於婺城之寓舍。痛哉天乎。先君事親謹甚。太夫人年踰七十。沈疴久弗瘳。先君晝夜驚疑。扶持保抱。若嬰孺然。人皆以爲孝。在童冠時。嘗從鸞鳥以搏執自娛。大父聞之。頗不懌。先君深自悔曰。作禽荒以貽父憂。不可。卽盡收撲死之。其速於遷善。人亦以爲難。先君端重。韜默介潔。有常。不能脂韋。與世俗俯仰。而於交際之禮。惟謹。處家以和。待下以寬。雖臧獲有過。絕不以聲色加之。平居精勤。強力酬答。少閑則挾冊不置。故於書多所玩釋。至於陰陽卜筮。巫醫方術。神仙道家之言。靡不畢究。爲詩文深沈醲郁。見推儕輩。晚乃不欲溺志俗學。尤以存心養性爲務。扁所居齋曰儼若思。蓋以自見也。不肖孤茹苦銜毒。言不成辭。始序次梗槩。納之幽宮。其詳則俟立言者銘焉。孤子倫泣血謹記。

元故先府君墳記

嗚呼。我先君諱暄。字景和。姓戴氏。婺之浦江人。曾祖諱珙。祖諱錫。父諱濤。妣陳氏。先君器度凝慤。恂恂寡言。遇物恆多恩。有寬厚長者行。尤竭心孝友。處天倫中。事有極難。而先君卒能全其和。君子稱之。謂不讓古人。壽年六十有七。不幸以至正庚寅歲九月辛酉卒家。逾月丁酉。葬興賢鄉嘉樹塢之原。娶諸暨劉氏。先十三年卒。墓同穴。子男三。長堯亦先卒。次良。次元。女一。適趙良本。孫男六。孫女二。曾孫男一。嗚呼。以我先君之德之懿。奈何竟止於斯耶。良俯伏草土。未能求銘。以登載盛美。謹鑿誌石。納于墳中。嗚呼。蒼天父兮。何在。孤哀子良泣血記。

